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四

仁  
2805  
15-14



門牌 2805  
卷 15-14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橫州奧田不繼志季父輯著

昭經三十年

陸淳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汪克寬是時公在晉地不用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家鉉翁闔廬既弒君怨徐納公公子而滅之書滅徐貶

魯昭公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三十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

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見經不先書鄆與乾

侯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在鄆非公所以非責昭臣民以安其身外不且徵過也徵明也明公之有過也夏六月

月晉頃公卒見經秋八月葬見經鄭游吉弔鄭人使子大叔弔頃

左傳評林卷之六十

十一

夏六月

也章羽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喪倫生耳

按章羽之羽永懷堂本經傳並作禹疏本經作羽傳作禹孰是否

傳三十年

王陽昭昭公於戰則每書居夫居猶吾土也在則非吾土矣此春秋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意也而左氏每書必變易其說以釋之失之鑿矣

王宗休春秋歲首必書昭公所在是有君也即帝在房州之意而左氏每

貢賦無所賦以敝邑居大國之間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共命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之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公之且送葬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

詰責曰悼公之喪昔晉悼公之喪在襄十五年子西弔

公孫蠆送葬今吾子無貳貳副也吾子謂子

何故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以望晉

禮也禮也者禮也者小事大事小國服

大字小大國字之謂之謂事大所謂事

在隨時共其所求字小所謂愛在恤其所無

以敝邑居大國之間楚大國之間共其職貢

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共命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

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

明底其情無之情底音音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大夫印段

我先君簡公在楚朝楚未歸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其時鄭簡公

實往使印段往故邑之少卿也印段其時年最弱少

○少王吏不討天子之吏不討其罪恤所無也知鄭所無今大

夫曰今晉大夫女盍從舊言汝來會葬何不從舊禮○女音汝舊有豐

有省舊日弔喪之禮如前所云有不知所從不知二

從其豐欲從其豐禮則寡君幼弱則鄭獻公年是

以不共是以不得從其省若從其省禮則吉在此

矣則我已在此唯大夫圖之惟晉之大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叔之敏晉不能責其罪○吳子使徐人執掩餘掩餘吳公子

徐今使徐徐人執之使鍾吾人執燭庸燭庸亦吳公子

之二公子奔楚掩餘燭庸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

陳傅良晉人不能詰傳言諸侯事晉之怠因見楚禮也

封二子與之上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二子奔楚

監馬尹名大心逆之於竟○監平聲使居養使二子居楚之養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又使一尹城養取於城父與胡

田以與之又取城父之田與故胡子之將以害吳也

將以為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吳光即闔

得吳而親愛視民如子愛其民如辛苦同

之與民同其將用之也結民之心將若好吳邊疆若

吳之邊鄙疆場結使柔服焉以柔道制之猶懼其至

猶恐吳人恃吾又疆其歸闔廬之仇也我大封以疆

其仇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吳夫

經世鈔吳以下至自播揚焉十五句

穆文臨張仇重叙無乃不可于西之言誠是然于胥左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也何不一言及之乎

可刪

之為周之曹裔也大伯仲雍周大王之子而棄在海

濱而廢棄居於東海之濱不與姬通不得與諸姬交通今而始大今果

強比于諸華自此於中先又甚文闔廬又甚有文采將自同

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不知

天意將使之使闔廬用兵以自翦削而為暴虐乎使翦喪吳國喪滅吳國○喪去聲

封大異姓乎而其土地大異姓諸侯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或者其終以福祚吳國乎言其事行可不知不久遠矣我盍姑億吾

鬼神姑且也億安也我何不且安億我鬼神之祭祀而寧吾族姓而寧謐我之宗族子

姓以待其歸以待吳人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言安

爾見吳子怒楚子爾見吳子怒楚子用自勞動以王弗聽昭王不從其言吳子怒闔廬果怒冬十二月

吳子執鍾吾子燭庸自鍾吾奔楚故執鍾吾子遂伐徐掩餘自徐奔故伐徐防

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破徐而滅之徐子章羽斷

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斷音段 攜其夫人徐子自攜其妻以逆吳子以迎

盧而盧而吳子唁而送之闔廬弔其失國送之使去使其邇臣從之使

子之近臣從其行遂奔楚徐子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楚子使沈

尹戌弗及緩不救徐遂城夷夷即城父沈尹戌遂築城父之城使徐子處

之使徐子居城父之地○錄 吳子問於伍員闔廬訪問於伍員曰

初而言伐楚言先時汝言伐楚之利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我知其言之可

也用而恐其使余往也而恐其使余往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人謂王僚又惡伐楚之功今余將自有之矣今

孫鑛此謂法則純是戰國

按疊七字助語妙孫鑛兩波是常調上三句以二乎字為勢是小變

爾見吳子怒楚子大封吳掩餘燭庸宮吳○焉煙

二公子

顧九疇左氏稱斷

髮攜夫人以逆則是降也既降胡為

又奔哉蓋奔者不為吳人所得而避

難竊走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

降今書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各

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必附為降吳

之說哉

毛晉吳子此意被伍員看破筆定久矣

孫鑛此謂法則純是戰國

是戰國

凌稚隆是員三師  
調弄強敵如  
出掌上既敵而後  
以大軍繼之則破  
竹之勢也其深於  
兵哉

昭經三十一年  
季本晉定公初立  
有嗣伯之志觀成

周之賊召陵之會  
可見矣故納公之  
意不可謂無也使  
非士鞅私於季孫  
則昭公豈至客死  
哉晉侯隨其計中  
反使荀躒出會何  
以為盟主  
同上薛自魯桓公  
以來服屬於宋魯  
雖與同盟猶以宋  
屬待之故獻公之  
先君不赴喪不書  
卒獻公三家所私  
厚也故因公出而  
告喪魯之序墓亦  
備其皆三家之私  
於野井晉侯使荀

將自伐楚而  
有其功矣  
伐楚何如  
將安在  
對曰  
伍子胥答  
楚執政眾

而乖  
言楚執政眾多而意  
莫適任患  
莫皆為國  
家任患難  
若為

三師以肄焉  
肄猶勞也若吳為三軍以  
一師至  
我以

彼必皆出  
彼謂楚必以諸  
軍皆出禦我  
彼出則歸  
楚兵既出則

彼歸則出  
楚兵纔歸則我又  
楚必道敝  
楚必罷敝於  
道路之間

亟肄以罷之  
亟數也數勞肄之使之罷敝  
多方以誤

之  
聲東擊西  
既罷  
待楚人  
而後以三軍繼之  
而後我

從而必大克之  
必大  
勝之  
闔廬從之  
吳闔廬  
楚於是乎始

病  
為定四年吳  
伐楚入郢傳

經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書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

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  
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

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  
人為之也○躒音歷適的傳同○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  
獻公卒子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將使

迎公故荀  
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無

邾黑肱也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圍戚下  
日圍衛戚取邾不日取我邾也如一君之辭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  
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  
晉定

立將以師納  
魯侯于國  
范獻子曰  
言於  
若召季孫而不來  
言召

踐信於公乾侯言意如而不則信不臣矣則信其為不臣之人矣然後伐之然後

大國盟王皆不能計而若何亦可晉人召季孫晉侯使人召季孫意如獻子使私

之意也范獻子使人入曰子必來子謂季孫必我受其無咎

言我為子受私告季孫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見經荀躒

無咎之任言我為子受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見經荀躒

曰寡君使躒謂吾子言晉君使我致何故出君逐君

而出有君不事有君而不周有常刑周家有典子其

圖之子季孫其季孫練冠季孫為喪服麻衣麻布跣

行徒跣而行皆以示伏而對答使者曰事君言服事

臣之所不得也言君不欲肯還此臣之敢逃刑命不

逃避刑命言君不欲肯還此臣之若若以臣為有罪魯君若以臣請囚于費請

囚于費邑以待君之察也以待魯君察亦唯

命若以先臣之故若魯君以季氏不絕季氏不絕季

而賜之死而賜意若弗殺弗亡若得免君之惠也此

君之恩此身雖死而受若得從君而歸若

惠也恩猶不朽腐若得從君而歸若

隨從魯君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其

而歸于國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其

異心蓋季孫探言罪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

即荀躒季孫意如從之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昭公

往乾侯音公知音智因季孫

孫鑑一慙之不忍來迎與之一慙之不忍一時慙恥不能而終身慙乎

則身死於外將公曰諾昭公諾其衆曰從公之在一

以晉侯之命唁公唁用昭公之失國且曰寡君使躒以

君命討於意如晉君使躒以魯君之意如不敢逃死

君惠顧先君之好晉君加惠顧念魯先君之和好施及亡人

昭公自稱言施廣其恩以及我○施移去聲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也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夫入謂季孫則

季孫相見○已所能見夫人者已昭公自稱言此身

夫扶下同有如河言當受禍明知河荀躒掩耳而走

聽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

今納而不入豈敢與知魯國之難耶○與音預難去聲臣請復於寡君

穆文熙昭公才聞入國之謀即晉逐季孫何其淺而不自諱也荀躒掩耳而走想見厭聽之狀

荀有人心執不憤於晉之甥晉盟主乎廼定公惑於士鞅之巧言而荀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不寬糾公反好與之會又導之叛焉

魯師勸公棄其從者單車入季孫必與君歸季孫見

于姑歸祭于謂季孫且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于季孫之軍○乘去聲勢難拒絕必與君歸公欲從之昭公欲衆從者魯公

不得歸言公不得單車而歸薛伯

穀卒見經同盟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伐夷夷楚侵潛六

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吳人楚師遷

潛于南岡而還沈尹戌乃遷潛于南岡之地而歸吳師圍弦吳復出

左司馬戍印沈右司馬誓帥師救弦吳圍及豫章

孫鑿歸祭二字尤簡妙

三傳平林卷六十一

七



楚師出及兵師還吳人退師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

邾黑肱以濫來奔見經賤而書名黑肱非命重地故

也以地為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言名之當謹如

是黑肱夫有所有名有所謂有地也而不知其已已

也言雖有名不以地叛凡竊邑雖賤命卿必書地以

名其人必書以某地以終為不義終身為不弗可滅

已傳之萬世是故君子是故君子動則思禮思合於

取行則思義思合於義不為利回先正其心不以利

去聲一不為義疚見義則為不以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求名而春或欲蓋而名章或欲蓋而名章春秋稱著其名懲不義

同上邾黑肱來奔雖未甚淨然却跌宕有勢此亦是左氏變調經世鈔大字屬上句魏禧按所字當作虛字看評死有名之辱不若止而無名之為愈也凡竊邑叛者雖非命卿必書某地與某名而著其竊地之罪附見見義必為之故不以不為義疚已

也所以懲戒不義齊豹為衛司寇昔齊豹為衛守嗣

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二十年豹殺衛侯兄其書

為盜求名而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邾黑肱令

以土地出庶其以漆間丘牟夷以求食而已不過求

而不求其名非有心於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惟取

人皆小國大夫此二物者春秋書此所以懲肆而去

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艱難以險危

大人以險危其在而有名章而春秋書之使得勇

攻難之士攻猶作也言作難將奔走之將奔走走起

若竊邑叛君若竊據土地以徵大利徵幸以謀大利

王元美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此其求名而不得也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此其欲蓋而名章也附見物事也謂求名不得與欲蓋名而名章二事也凌維隆以險危謂養公孟之惡而致其顛覆也有名章徵使其章徵於天下將奔走之好為難事者將趨赴之

以求名

經世鈔春秋之稱  
稱舉也春秋所舉  
之義法作權衡之  
論非是

魏禮通篇以議論  
斷制為傳中變體  
史記多用此法

至元美夢非日食  
之兆也食非吳入

而無名

而不書其人之名

貪冒之民

冒盡利也貪欲盡利之民○冒音墨又如字

將實力焉

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

見二年

三叛人名

見經

以懲不義

以懲戒不義之人

數惡逆無禮

無禮皆數而不

其善志也

此記事之善也

故曰春秋

之稱

稱權衡也春秋權衡之法○稱去聲

微而顯

文微而顯辭婉而直

別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昭明其法非賤人所能

勸焉

善人得褒而人所勸勉

淫人懼焉

淫人畏恥而人所恐懼

是以君子

貴之

是以春秋之法為君子之所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

日食之夜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趙簡子即趙鞅夢童子

羸羸體而婉轉以歌○羸羅上聲

且

既朔

占諸史墨

以其夢占於晉大夫蔡墨曰

鄧之象也諛也安  
問墨也安對

吾夢如是

言我夢若此

今日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巳故問

對曰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

六年及此月也

以往六年而及此十二月

吳其入郢乎

吳其將有入郢之事乎

終亦弗克

終雖入其國亦不能勝楚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

果入郢

吳

日月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庚午之日

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始

有謫

謫變氣也蓋日有變氣自庚午始

火勝金

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

有變

故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故弗克

猶旺故終亦弗克

三十有二年

辛卯

秦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無傳公別

昭經三十二年  
趙鵬飛三年之間  
歲首皆書公在乾

群書備考鷄尾楚也翼軫也荆州自注史墨占六年庚辰吳必入郢終亦不克盡先是四十一日庚午日已有變氣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變也

侯存公所以錄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為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李廉謝氏曰公族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闕者若其微窮也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孫復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

高攀龍敬王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

國參子產子也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信十三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

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十有二月已

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言公

外不容於齊晉內不容於臣子

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賢人

夏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將伐吳越得其地

星紀吳越之分故越得歲而吳伐之

必受其凶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言上天降禍于周

禍亂于我周家

俾我兄弟兄弟謂子朝並有亂心並有禍亂之心

為伯父憂

我一二親暱甥舅凡我一二親暱甥舅

不皇啓處

於今十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

勤戍五年

余一人無

不取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

年二師圍之甥舅

其君畏福而不致

致諸侯之戍至于今

皆為季氏之所為

於今十年

如而納之者豈非

於今十年

諸侯之政柄各授

於今十年

於大夫黨同伐異

於今十年

劉本昭公八年於

於今十年

外齊晉不能討意

於今十年

罪不待貶絕而惡

於今十年

心猶未忘耳  
傳三十二年

補注又不能用其  
人也經書公在其  
義一也傳作三等  
釋之其失與不書  
即位同

高閔前此越與楚  
子伐兵故始用師  
於越而國自是亾  
矣

穆文歷史墨先知  
其之亾所以夫差  
後思其言問其何  
以為君子也

李笠翁符堅欲伐  
晉而王猛云天道  
不順即越得歲意  
按群書備考分野

龍曰星紀吳越也  
自注斗牛女丑楊  
州史墨謂越得歲  
而吳伐之是也吳  
越雖同星紀而所  
入宿度不同

穆文歷敬王畏王  
子朝之黨請城成  
周比既成而周之  
威福愈下浸尋以  
至於亾乃知衰世  
之主不能自樹而  
徒欲借形勢以自  
固者不勝其為計  
之左矣

按固盟主固或訛  
作同  
孫○戊周不知城  
之為計利後事勿

曰忘之余一人天子自稱無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閔閔憂貌王憂鄙常閔閔冀望安定懼以待時不恐懼

待時至伯父若肆大惠肆展放也言晉侯復二文之

業恢復晉文侯仇晉弛周室之憂難之憂慮徵文

武之福要求周文王武王之以固盟主盟之權宜

昭令名昭著於天下則余一人有大願矣則我天子

於昔成王合諸侯嘗合諸侯城成周即周公營洛以

為東都以為周崇文德焉以崇文今我欲徵福假靈

于成王今我欲要求成王之福脩成周之城脩復成

衆俾成人無勤免其勤勞諸侯用寧各得安寧登

賊遠屏發賊災害永遠晉之力也是晉之能宜其委

諸伯父其以此事使伯父實重圖之使晉侯實重俾

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使我天子無徵怨而伯父有

榮施而晉君有榮顯之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

范獻子謂魏獻子范鞅告曰與其戍周言與其合諸

不知城之不知合諸天子實云且天子云欲雖有後

事築城之後或有晉勿與知晉勿復與知其可也亦

可從王命從天子城以紓諸侯紓寬諸侯戍周晉國

無憂晉國亦無是之不務不先而又焉從事而又安

音煙魏獻子曰善之善善范鞅使伯音對伯音即韓不信

與知為詐忠從命

無憂為懷功此豈

實心為王室考

穆文熙按諸侯城

周三節而畢想見

當時猶有尊周之

意入戎謂其弘主

城周之議違天致

殺不知弘不幸事

劉文公與於范古

身乃為趙鞅所討

周人殺之非其罪

矣

湯垂菴鞅所謂成

不知城計利也後

事勿與知詐忠也

從王命以紿諸侯

要功也要不過藉

為名高以令諸侯

耳豈實心為王室

哉

王元美魏舒以國

卿于盟主之位尋

諸侯平丘之盟於

王都禮樂征伐自

大夫出其弊至此

補注況敢干位以

作大事乎傳見狄

曰天子有命

於諸侯

於是焉在

晉侯使

平丘

且令城成周

後曰

位以令大事

曰

敬天之渝

作大事乎

言天子有欲

城成周之命

於諸侯之國

惟宗

且令諸侯築

虺後衛大夫

于犯君位以令

舉大雅

敬天之上天

而况敢于犯君位

敢不奉承

遲速衰序

冬十一月

合諸侯之大夫

魏子必有

非其任也

不敢戲豫

况敢干位

以

以

以

敢不尊

奉承受

以奔告

衰差也遲緩急速等

差次序○衰初危反

王城東

尋盟

言魏舒必

有大凶咎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干

言天子有欲

城成周之命

於諸侯之國

惟宗

且令諸侯築

虺後衛大夫

于犯君位以令

舉大雅

敬天之上天

而况敢于犯君位

敢不奉承

遲速衰序

冬十一月

合諸侯之大夫

魏子必有

非其任也

不敢戲豫

况敢干位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一壁、璧玉輕服細好受之子家懿伯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從

諸大夫見子家子受已未公薨昭公子家子反賜於

按府人掌財物周禮天官大府玉府府人子家懿伯以公生前曰吾不敢逆君命也言我

漢食貨志太公為受賜但以公病不大夫皆及其賜從公諸大夫見子

周立九府圖法注取不順其命故也其所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

皆掌財幣之官李並翁昭公哀情趙簡子問於史墨趙簡子即趙鞅曰李氏出其君李

無戚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意如逐其而民服焉內而民人諸侯與之外而諸侯

而夫婦之倫乖季君而出之而莫之或罪也於季氏對曰史

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糾牟夷而不能却大雩大

雨雹大成屢見而王有公諸故天有三辰日月星辰地有五行金木水火

不知警舍中軍蒐侯有卿物生有兩謂左有三謂三有五謂五有陪貳陪副

紅軍政盡失而不地之能收卒之得罪於用體有左右手足耳目各有妃耦謂左右陪貳王

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人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陪貳天生李氏且天生李以貳魯侯以為魯為日久矣

當是時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魯君世從其失魯君世世從其李氏世修其勤季氏

孫鑣層々說去亦有布置法策終是淺易雖近淨而色不濃其誰矜之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社稷者無常君

沈雲將晉之六卿猶魯之意如也士鞅為此問獨無意平墨也探其邪志而誦之若謂昭公深也或變而為高陵詩三后之姓夏商周二后之於

宜逐意如逐之不言高下有時而變易也臣無常位言君臣者無常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故

詩曰舉小推十高岸為谷岸本高也或深谷為陵谷

左傳評林卷六十一

三十三

為過者噫此豈士  
執所得聞毋乃速  
其僭竊之勢也耶

今為庶

今或降而為眾庶此言  
貴賤有時而變易也

主所知也

此趙簡子  
所知之事

也大夫

在易卦

其在周  
易卦義

雷乘乾

曰大壯

三三

乾下震  
上大壯

震在乾上故  
曰雷乘乾

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  
震為諸侯而在乾  
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

有雷

昔成季友

桓之季也

魯桓公之  
季子也

文姜之愛

子也

魯文姜至  
愛之子也

始震而

震始娠也始娠而  
之○震如字又音身

人謁之

卜人告之  
謁告也

曰生有嘉聞

言此子有嘉名聞  
於世○聞音問

其

名曰友

當以名  
之曰友

為公室輔

為公室  
之輔佐

及生

如卜人

之言

果叶上  
人之言

有文在其手

曰友

字詳見  
閔二年傳

遂以名之

遂以友  
命之名

既

而有大功於魯

季友立  
僖公

受

費

僖公賜以汶陽之  
田及費在僖元年

以為上卿

為魯  
上卿

至於文子

季孫  
行父

武子

季孫  
宿

世增其業

世世子孫  
增其功業

不廢舊績

不廢舊日  
之功績

魯文公薨

及魯文  
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

立庶

文十八年公  
子遂殺惡及

視而立宣公

適音嫡

魯君於是乎失國

魯君於是始  
失其國之權

政在季

氏

魯國之政  
歸於季氏

於此君也

至於  
昭公

四公矣

宣成  
襄昭

民不知君

魯國之民知有

君

何以得國

豈有既逐而  
復得國者乎

是以為君

是  
以

為君

慎器與名

器車服也名爵號  
也謹慎守此二物

不可以假

人

惟魯  
公不

能謹此

初假季氏  
權至失政為所逐

補注不可以假入  
史墨對趙簡子與  
襄十四年師曠對  
晉侯皆釋君助臣  
阿附強家所謂社  
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乃黨逆附篡  
之辭不可為訓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一

明吳興凌雅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敬王十一年

鄭 獻公五年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景公三十九年

宋 景公八年

晉 定公三年晉魏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疆分晉之勢成矣



衛 靈公二十六年

蔡 昭侯十年

曹 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聲公弟路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惠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楚 昭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勾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定經元年 陳岳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不書元年春王而幾音機

經元年 壬辰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 三月晉人執

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 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 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秋

十二月薨于乾侯  
魯國之政聽命強  
臣不書正月見  
國之無主而正朔  
之無所承也

趙匡即位皆於朔  
且故不書且定公  
待昭公喪至既殯  
而即位故書且

程頤定公至六月  
左即位見季氏之  
制也

臣本忠莖必曰我  
君所以隆君父之  
恩豈忠愛之義至  
於此時誰味書法  
然後有以大盛動  
於其臣下者

家鉉翁公薨于外  
魯之大感而意如

以為獲神靈之佑  
為湯宮其無忌  
憚之心何所不為  
哉  
傳說彙纂公羊以  
為記異何休謂獨  
殺殺不殺他物為  
異其說非也穀梁  
舉重之說得之  
穀梁不可以殺而  
殺舉重可殺而不  
殺舉輕其曰殺舉  
重也

傳元年  
李于鱗易位以令  
春秋之臣僭逼者  
衆矣何以即曰不  
免乎蓋左氏因下  
有卒於寘之事故  
即傳會於此耳

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

立場宮場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故立其宮書以譏之○場羊去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狄泉在王城東將以城成周將以築成周之城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

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將為城以建天子之居而易位

以令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是易位以號令諸侯非義也非合宜之義也大事姪

義為大事而姪犯君臣大義必有大咎其受殃咎必大晉不失諸侯晉若不失

諸侯諸侯隨其霸業魏子其不免乎魏舒其必不免於禍是行也此今年魏獻

子屬役於韓簡子韓簡子即韓不信韓起孫屬及原

壽過原壽過周大夫以城築之而田於大陸大陸禹貢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乃在汲

也郡吳澤荒蕪之地蓋魏舒自往田獵於此焚焉田

還魏舒自大陸歸卒於寘寘今脩武縣近吳范獻子去其

相榑范獻子即范鞅代魏舒為政去其相榑以示貶之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以魏子舍諸侯城成周未復孟懿子會城成周孟懿

命於君而田獵大不敬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孟懿

仲孫何忌不書庚寅裁裁設版築宋仲幾不受功

時定公未即位宋仲幾時在會不肯受功役○幾音機

曰滕薛郟郟即小邾舊號吾役

也當代宋受功役者也薛宰曰薛大夫宋為無道言宋國所為不道絕我

小國於周絕我小國使不得自通於天子以我適楚以我服事蠻夷之楚故我

常從宋故我失職常從宋之服役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

十八年曰

補注魏子其不免乎衛為封諸侯當時列國大夫視王室為何如豈惟易位以冷為非義哉同上孟懿子魯城成周前年久會而令役新年乃赴功無再書之法社注非

附言言今在周世則宜求周之舊儀以為制

凡我同盟凡今日同盟之人各復舊職各復其職守之舊若從踐土

若從踐土復舊若從宋若從宋失舊職亦唯命唯命所以

仲幾曰踐土固然言薛舊為宋役踐土固今從舊薛宰曰薛之皇

祖奚仲居薛皇大也言薛之大祖奚仲始封薛地以為夏車正為夏禹掌車服

夫奚仲遷于邳奚仲遷于下邳之地邳音皮仲虺居薛仲虺奚仲之後

以為湯左相為殷湯左相相去聲若復舊職若如踐土之言復其舊職

將承王官當如奚仲仲虺奉天子為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何故舍天子從宋諸

侯之服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言夏殷周三代物事各有不同薛焉得有

舊言薛居周世不得以為宋役薛為宋之服役亦其職也亦職守之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

姑受功歸子謂仲幾姑且受功役而歸吾視諸故府吾視諸晉之府庫求其故

仲幾曰縱子忘之子謂士彌牟言其忘故事而不記乎蓋山川鬼神士伯怒

謂韓簡子乃告諸韓不信曰薛徵於人言薛所證夏殷

宋徵於鬼宋所證山川鬼神人所不知也宋罪大矣宋之罪甚大且

已無辭且宋已無辭以答我而抑我以神而沮抑我以山川鬼神誣我也

是以不可考證啓寵納侮開寵過分則其此之謂矣

商書說命有此言今必以仲幾為戮必須正仲幾侵

仲幾侮晉正合此義仲幾之罪而誅戮

乃執仲幾以歸乃拘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知以

歸不可故復城三旬而畢築周之城凡三乃歸諸侯

穆文熙仲幾恃氣凌薛語不可士彌牟徵鬼二語足以判之然執之以歸則過矣王陽明周衰天子所在惟號與祭城成周諸侯之大夫猶相帥以從王事得變之正者也晉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者也其歸諸王吏與自治不可知然以大義而論則視他之檀奔者不同矣郭眉菴私蓋尤於王室矣其卒不免於濁世所罹之不

幸耳必如寬說是  
使人臣坐視其國  
之傾而蔑為之所  
也而可乎且既曰  
違天是謂周不可  
戡也而又曰違人  
是謂期不可後也  
是非惡乎定哉君  
子曰天人一道也  
不違人乃所以不  
違天也  
補注歸諸京師傳  
見經不書以歸歸  
于京師  
同上不可好也女  
寬之言不明君臣  
之義非知天者也  
晉伯宗亦曰天左  
授楚皆周末士大  
夫偷惰之論至范

鞅謂季孫有天之  
贊則又託以文其  
姦皆邪說也  
孫鑑亦只是淨雅  
趣婉致皆從淨生  
同上無可下圈點  
處然自是佳初看  
覺佳再看却只如  
此佳是意遠不融  
再觀是辭未工  
補注易幾而哭既  
昭公不獲及國而  
薨于外則季孫逐  
君之罪終不可掩  
而君臣之義絕故  
子家子亦與季孫  
絕其不見叔孫即  
所以絕季孫也  
穆之世子家子周  
旋乾侯知無不言

之成先是昭二十七年晉籍秦致齊高張後齊高張後期而

不從諸侯不及從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叔寬即女寬周

長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言一人皆將不免於禍長叔違天天既

德其祚故曰違天高子違人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

天之所壞天意之所欲廢壞謂成周不可支也不可支而持也衆之所為

衆心之所欲不可好而犯也為哀二年周人為謂城周不可好也人殺長弘六年齊高張來奔

起本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叔孫成子叔季

孫曰季孫意如告子家子亟言於我言子家羈慶諫昭公言我之事

○亟欺未嘗不中吾志也其所言皆與我志合○中去聲吾欲與之

從政我欲用之子必止之子謂叔孫必留子且聽命

焉諸臣之去留皆諮問於子家子不見叔孫子家子

乃不見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叔孫請見子

家子叔孫欲致季孫之子家子辭辭不見曰羈未得見

言已出時成子未為卿未而從君以出從昭公以出

得見於成子見音現羈不敢見託辭以叔

字又如君不命而薨言未受昭公羈不敢見託辭以叔

孫使告之叔孫成子使人以曰公行公為昭公實使

群臣不得事君遂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昭公弟

定公也則群臣之願也願望也凡從君公諸臣

出而可以入者已出而可將唯子是聽將唯子家子

子家氏未有後子家氏未有季孫願與子從政言季

而昭公不罪比君留子與此皆季孫之願也言此數者皆季孫之願望也使不敢以

受季孫從政之許告不敢叔孫對曰子家若立君若立公子則有卿士

始節儉然不潔大夫則有魯國之與守龜在與下大夫在羈弗敢知

此其人蓋在延陵我敢與聞若從君者若從君則貌而出者貌出謂

季子之列令千載立君之寧若從君者若從君則貌而出者貌出謂

而下與想慕也公與季氏入可也自可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

補注羈弗敢見有無實怨入可也自可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

卿士大夫與守龜可也自可若羈也孫氏無實怨則君知其出也

在則雖季孫亦不知其從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言我將

得專季孫恐公衍君以出而未知其入也季氏而羈將逃也言我將

公為而絕昭公之喪及壞墮昭公之喪至懷墮之地壞公子宋先入

世故答以不敢知當立故先入國從公者皆自壞墮及從公諸臣六月

孫鏡須出雅語有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見經戊辰公即位諸侯崩五

調補注入可也貌而出者非但與季氏於小義者

無怨亦非能不屈同上行可也與季孫為難者自不得

於小義者不行季孫使叔孫聽命於已故直釋

以拒之官祖謙按公衍公為從在乾侯季氏

所忌子家所謂寇而出者也故不敢人公子宋雖從在

外而於季氏無忌子家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得先入

補注羈將逃也言已則異於二者君知其出謂君生則

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薨而入是以君死為無知

也音語樂共子辭

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至季孫使役如闕

墓所在也○公氏於闕季孫使役徒先往昭公墓室

將溝焉季孫惡昭公將溝絕其榮駕鵝曰成伯○駕

加音生不能事言昭公之生季孫既死又離之昭公之

溝其北城以自旌也旌章也以自縱子忍之能忍其

離而絕之後必或恥之後世子孫乃止季孫問

於榮駕鵝季平子問曰吾欲為君謚言我欲為昭使

子孫知之使後世子孫對曰榮駕生弗能事見上死

又惡之昭公之死季孫又以自信也信明也以自明

將焉用之將安用如此乃止乃止不秋七月癸巳葬

○焉音煙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曲沃武公亦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生不貳之辭蓋其心不義季氏而其言哀傷慘怛不惡而嚴如此孫鑣公氏將溝亦只是倒字句若云將溝氏即順矣穆文熙君既客死又欲溝絕其墓季氏之不容誅矣

按羣昭公事出家語相魯篇司寇作司空愚謂周禮司空為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防之事則

昭公于墓道南雖不為溝猶別葬孔子之為司寇也

昭公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乃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昭

公出故昭二十五年季平子禱于煬公平子既逐君而懼乃請禱

於煬公之廟昭公死於外季平子自煬羊去下同九月立場宮昭公死於外季平子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附錄周鞏簡公棄其子弟鞏簡公周卿士棄其同宗子弟而好用遠

人遠人異族也言其棄親用疎為明

經二年癸巳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觀音貫下同

○秋楚人伐吳囊尾

傳二年○附錄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葉親用疎所以敗也

○桐叛楚桐小國廬舒鳩氏楚屬國吳闔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

代桐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為我使之無忌

欲使楚不思吳所謂多

○秋楚囊尾伐吳經書楚人師于

豫章從舒鳩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楚伐而潛師于

巢實潛師從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吳出不意

敗之楚不思吳故敗遂圍巢吳遂圍巢克之勝獲楚公子繁

○附錄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射姑邾大夫與

私出私出關乞肉焉射姑守門之關人從

之杖以敵之射姑奪關杖以敵擊關頭也為明

李廉經言楚伐吳

議其利建其功然則從家語作司空為是

鍾伯傲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欲報己之私而又欲掩己之失故立煬

定經二年趙匡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豫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殊可怪也孫復其言雉門及兩觀俱災也雉門音夜

音亦又私出關乞肉焉射姑守門之關人從奪

之杖以敵之年射姑卒傳○敵去聲又如字

記傳評林卷六十一

七止此  
高麗莊二十九年

新延廐不言作言  
作者改舊制而增

大之也魯借天子  
之禮天示變以警

之遇災而不知以  
為戒乃更作而新

之反加其度焉是  
魯之僭終無已也

特書新作罪在定  
公也

傳二年  
穆文熙見舟伐桐

潛師伐楚此又伍  
員誘楚之計

魏禧見舟于豫章  
兵必有信見其伐

桐請服之意潛師  
韓信明修棧道暗

出陳倉同此  
定經二年

程頤季孫意如上  
不請於天子下不

告於方伯而立定  
公故晉怒而公往

朝焉晉辭公而復  
故明年因會而請

盟于皋陶  
胡銓邾莊公卒未

踰年而邾君出盟  
邾固可罪何忘與

之盟又甚焉君子  
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何忘不  
顧邾子之喪而與

之盟奪人之親邾  
子當喪而出盟奪

親也  
傳三年

經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延臨於閣

以餅水沃延邾之閣人以去年乞肉邾子望見之邾

公自門臺怒怒者何人閻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閻

望而見之旋為命執之邾莊公惡其不弗得射姑時不在滋怒

邾子自投于牀邾莊公自廢于鑪炭廢墮也墮于爛

皮肉遂卒遂致先葬欲藏中之繁故以車五乘下車

殉五人以五人為殉車殉別莊公下急而好絮未

性躁急而故及是故致○附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于平中平中獲晉觀虎生死皆恃其勇也觀虎恃勇

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邾邾即拔地名修邾好也定公

位故與邾修好附錄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

裘狐裘以如楚為佩裘獻一佩一裘於昭玉各獻

昭王昭王服之楚昭王服所以享蔡侯為蔡侯蔡侯

亦服其一蔡昭侯亦服子常欲之子常即囊瓦見裘

弗與蔡昭侯三年止之止留蔡昭侯唐成公如楚成

唐惠侯之後有兩肅爽馬肅爽駿子常欲之子常欲之子常亦

亦朝于楚弗與唐成公亦亦三年止之亦三年止之亦止留唐成公唐人

楊文熙閣人以乞肉之恨求報射姑然射姑未執而却公以非命卒豈非

鍾伯敬聞知邾子好潔故假言射姑旋以激其怒

陳傳良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不書敗義同哀元年今

索鮮虞非晉屬不當與國伐盟主同義凡夷狄敗中國不書惟莊十年特書之

李益愈大較人之佩服與從不可混

或相與謀

唐人知其故乃私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

請代先從人執役○從去聲下

同許之

唐侯許之

飲先從者酒

偽若受代而飲先從人飲去聲

飲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

竊蕭爽之馬以獻於子常

子常歸唐侯

至醉

得馬乃歸

自拘於司敗

竊馬者自拘囚於唐之司敗獄官

唐成公

自拘於司敗

曰君以弄

弄

馬之故

言唐君以愛蕭爽馬之故

隱君身

隱憂約也言自憂約其身

國家

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

夫人謂養馬者言請相助養馬者養馬以償君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

○相去聲

必如之

必有駭馬如蕭爽者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

夫音扶

引咎自責言此

二三子無辱

二三子謂唐諸臣無過毋恥辱以自拘繫

乃我之過失

二三子無辱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

皆

賞之

皆賞竊馬者之功

蔡人聞之

蔡人聞唐侯之事

佩于子常

以佩與裘獻於子常

子常朝

子常朝于君

見蔡侯

之徒

見蔡昭侯之徒衆

命有司

子常命楚之有司

曰蔡君之久也

蔡昭侯之物不

明日

禮不畢

禮不畢

若明日遣蔡侯之禮不畢

將死

將死以蔡侯歸乃得歸

漢水

執玉而沈

蔡昭侯自執玉沈于河以質信

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

自誓言我若有復濟漢水南至楚國者

有若大川

如大川

蔡侯如晉

蔡昭侯背楚即晉

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蔡侯自以其子名元與其大夫之子質信於晉

而請伐楚

請晉人以諸侯伐楚

為明年會召

陵侵楚張本

經四年

未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無傳

三月公會

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穆文惠古人謂尤物致禍如二君者可見然貪如子常宜其不能保郢矣

魏蘆留諸侯二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

經世鈔獻之子常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當要緊處只如此行最穩妙

大者鄭子臧之龜冠子玉之弁纓蔡昭侯之裘唐成公之馬皆身之災也

孫纘細玩亦有曲致而意味自覺不甚長此由語率而力不竭



凌約言二君以弱  
小處強暴之正即  
競片然守之以樸  
猶恐不免誅求也  
而乃侈其玩好以  
誇示貪夫三年之  
止豈非自取哉傳  
曰匹夫無罪懷璧  
其罪信矣  
按遺縱送也前漢  
孔光傳云遺竊故  
郡  
經世鈔將死寫貪  
人情景令人捧腹  
附見孰玉別是一  
玉非玉佩  
陳傅良請伐楚傳  
再言楚无之貪而  
失諸侯

定經四年  
張洽書十八國諸  
侯之衆所以見其  
勢之足以有爲也  
而終之以侵楚深  
以罪其志卑而義  
不勝於之無能  
爲也而晉自此微  
矣  
王沿楚爲不道晉  
率諸侯爲蔡伐楚  
正也正以不得貨  
而止故經以無名  
譏之  
汪克寬沈子嘉微  
弱近楚其不倉晉  
勢使之然非其罪  
也特貶其不能死  
位耳故書殺以著  
蔡昭之罪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之

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今以周之不競而能  
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有晉侯在何

○六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

○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葬杞無傳

程頤公以不獲見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謀伐楚也

於晉故因會而求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謀伐楚也○晉

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荀寅求貨於蔡侯荀寅荀吳之子欲使蔡侯納賂於己弗得不與言於

李廉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

范獻子荀寅乃進曰國家方危言晉之國家方有危難諸侯方

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

武方將攜貳將以襲敵將以掩襲敵國之楚不亦難乎難以求勝水

經未見此例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

源方降春雨正時故多水潦疾瘧方起寒燠不常故多疾疫中山不

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

服中山即鮮虞棄盟取怨晉楚同盟今伐之為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汙克寬祀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

而失中山鮮虞之利不如辭蔡侯蔡勿與

其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吾自方城以來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楚未可以得志

楚令經悉以自遷蔡為文益違害就利

晉人假羽旄於鄭折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於有之因謂之羽旄晉人從鄭

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圍而遷徙

借觀之鄭人與之鄭人以羽旄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旆曰旆

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明曰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傳說彙纂召陵之盟劉子與焉故其

將會將會于召陵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

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公羊

同難言諸侯會同難於得宜噴有煩言噴至也至有忿乖之煩言

以為我主之穀梁以為為諸侯主皆不可從

莫之治也恐莫之能治其使祝佗從祝佗即大祝子魚言可使子魚從公○佗

汪克寬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

辭辭不從曰臣展四體言臣展布四肢之力以率舊職以率循大祝之舊職

三室改梓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

猶懼不給猶恐不給能供給而煩刑書得罪以煩刑書若又供若

尹氏與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生爾

○共音恭使供一職微大罪也是自要求其大罪也且夫祝大祝之官社

許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

稷之常隸也此社稷尋常賤隸之臣社稷不動謂國遷祝不出

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寡弱也

王元美此條與城擊鼓為

殺其大夫書各同

一書法蓋子玉子

常之罪同而楚之

輕於用人以致敗

師上衆前後一轍

矣

孫復以者乞師而

用之也晉合十八

國之君不能救蔡

伐楚吳能救之伐

之此吳晉之事強

弱之勢較然可見

也故自是諸侯小

大皆宗於吳

傳說彙纂柏舉之

戰蔡用吳師敗楚

聖人嘉之故書蔡

侯以吳子胡傳本

公穀謂稱子為進

吳非也

劉敞穀梁曰何以

不言滅欲存楚也

非也楚實未滅當

竟大祝不出其國官之制也此官司之君以軍行惟

君有軍被社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釁鼓殺牲以

於是太祝始若嘉好之事若朝會嘉好於是乎出竟

五百人為師卿行旅從五百人為旅卿臣無事焉

言臣無與於公曰行也行不聽辭及臯鼬將長

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軟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衛靈

其事使子魚私言曰聞諸道路言聞諸道不知信否

不知其言若聞蔡將先衛軟以聞欲令蔡先衛信乎

信與不信蔡叔蔡始封康叔之兄也康叔

是長弘曰信信然蔡叔君周公之兄康叔

魚曰以先王觀之若以先王則尚德也則以德為上

昔武王克商昔周武王成王定之周成王選建

明德選擇建以藩屏周以藩翰屏敵故周公相王

室故周公輔相王以尹天下於天下於周為睦睦親

為周所親厚分魯公魯公伯禽也魯始封以大路

路金路錫同大旅交龍為旅周夏后氏之璜璜美玉

姓諸侯車也大旅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各夏后

氏之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殷民六

族殷之遺民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即

之六族也使帥其宗氏使帥領其輯其分族輯睦其

勺音杓同宗之親輯其分族分族之

先傳平林卷六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盟異處非是

魏禧人以求貨叛

而歸我乃又索其

貨寅貪而無耻最

為可恨然蔡侯所

遇何不幸也蔡侯

終不行貨可謂強

項

經世鈔弄盟取怨

無損於楚只二語

為近之然合諸侯

之師請於楚以誅

子常亦無不可

揚升菴晉自平丘

以來不能會諸侯

者二十四年乃今

上請國老合十

七國君名義既正

警勢遂張庚幾可

復伯矣而荀寅竟

將其醜類醜衆也使將帥

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

以昭周公之明德以昭顯周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

備物備物備

典策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百官有司

命以伯禽伯禽周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

以大路上大路

少帛少帛雜帛也

旃旌通帛為旃

大呂鍾名

陶氏施氏繁氏音婆

錡氏樊氏饒

氏終葵氏即殷氏

封畛土略畛塗所徑也

及圃田之北

取於有閭之土有閭衛所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以共王職以共王

以法則周公受周公用

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

分之土田陪敦陪增

備物大祝宗人大卜

因商奄之

命以伯禽伯禽周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

以大路上大路

少帛少帛雜帛也

旃旌通帛為旃

大呂鍾名

陶氏施氏繁氏音婆

錡氏樊氏饒

氏終葵氏即殷氏

封畛土略畛塗所徑也

及圃田之北

取於有閭之土有閭衛所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以共王職以共王

以康誥成王封康叔

皆啓以商政齊魯衛也

經世鈔或旆以會

衛所受湯沐

○相去聲

以會王之東蒐

助祭泰山

聘季授土

之

未必是令賤者施

空使授康叔以土

也

陶叔授民陶叔為周司

而封於殷虛殷虛朝

疆以周索索

也

魯衛疆理土

分唐叔唐叔晉

以大路見

密須之鼓

觀莫弘諸臣不得

密須國各昔周文王

關鞏用

姑洗鍾名應三月律

懷

不屆此祝佗之所

代密須獲其大鼓

張半菴先言周公

伯禽次言康叔尤

即尚書蔡仲之命

也

魯衛疆理土

分唐叔唐叔晉

以大路見

密須之鼓

觀莫弘諸臣不得

密須國各昔周文王

關鞏用

姑洗鍾名應三月律

懷

不屆此祝佗之所

代密須獲其大鼓

張半菴先言周公

以為佞也  
經世鈔周公之明  
德按分國而分大  
姓最妙梓材所謂  
司寇鄭玄云此殷  
時制也然則殷時  
五官居在唐地  
大家孟子所謂巨  
室正此等也  
孔氏備物典策典  
策謂史官書策之  
典使依法書時事  
也

以唐誥唐誥誥命唐而封於夏虛夏虛大原晉陽也啓以  
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  
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而有令德而  
之例見之則封伯  
禽諸命也先儒說  
是

按命以伯禽由下  
文命以康誥唐誥  
禽諸命也先儒說  
是

按凡物色純者謂  
之通周禮春官司  
常通帛為旃注通  
帛無他物之飾也  
孫鑛前詳於民此  
子祿父

康之伯猶多言四王之叔而不獲是分也而不得分  
唯不尚年也惟以德為輕重而管蔡啓商周公攝政  
基間王室基毒也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

叔而蔡蔡叔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及放也以車七乘  
尚書囚蔡叔于郭鄰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  
以車七乘乘去聲徒七十人徒而放之周公舉之周公舉而命之

以為已卿士為周見諸王蔡叔卒而見蔡仲而命之  
以蔡命蔡仲其命書云尚書蔡王曰胡胡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戒蔡仲無若汝父蔡叔之違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言康叔之明德如此蔡叔之武王之

母弟八人周武王同母異周公為大宰周公為周大  
康叔為司寇康叔為聃季為司空聃季為五叔無管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豈尚年哉豈以年齒曹  
別有說矣霍叔處毛叔聃也皆無官封

穆文應議論弘闊  
俱有根據足以風  
服晉人竟得長蔡  
信乎視佞之口才  
也而夫子以為佞

詳於土是五法  
楊守魯先言魯之  
始封次及衛此實  
主法

孫鑛文武成康之  
伯云云頓挫有勢  
經世鈔不尚年也  
先將他國不尚年  
處說然後人蔡

孫纘總較諸同姓仍不難魯衛

同上云晉為侯伯但只云曹為伯甸是疑法

日知錄晉侯重耳之名見于經而載書止曰晉重二名而稱其一也昭二年莒展與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云云亦同法

曹叔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無母昭如字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故曹為伯甸曹伯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非尚年也昭文

國反小武穆國反大故知非尚年也今將尚之今將以蔡叔為是反先王也是反易先王尚德之法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傳二十八年衛成公不在衛成公時奔楚不在於會夷叔即衛叔武其母弟也衛成公之母弟猶

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軟之次其載書云踐土盟載之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公

衛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不藏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典章

具在可覆而視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吾子謂長弘而欲脩復文武之道

不正其德而不以尚德為正將如之何如之何長弘說長弘說其言告劉子以子魚之言告劉文公與范獻子謀之與范獻子謀之鞅共謀

乃長衛侯於盟乃先衛侯於盟鞅反自召陵召陵既會而歸鄭子大叔未至而卒鄭游吉未至其國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趙簡子聞其死為之哭臨為臨並去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夫子謂子大叔教我以九言始下文曰無始亂禍首無怙富富而好禮無恃寵寵而不驕無違同從之無敖禮執禮毋失無驕能不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不重人

無謀非德不德之事非所謀也無犯非義不義之事非所為也沈人不曾于召陵十八國大會沈人不至晉人使蔡

善言所遂與

魏禮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于產獻陳捷相似

呂祖謙周制用人以德固然矣然長幼之序亦必有盡義其間者豈得不論蓋弘奪於佗之善詞弗及深考耳

伐之使蔡討沈夏蔡滅沈蔡奉晉命秋楚為沈故為

同上按當時足以滅沈之故圍蔡以兵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伍負為

楚之官以謀伐楚之殺卻宛也在昭二伯氏之族出伯

孫鍾敘戰事濃腰犁之族以黨伯州犂之孫詭為吳大宰以謀楚詭州

孫為吳大宰之官以謀楚自昭王即位在魯昭公無

歲不有吳師自闔廬立始為蔡侯因之蔡昭侯因伍

以其子乾蔡侯自以其子與其大夫之子與蔡大

為質於吳質信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

於吳蔡主兵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乃舍

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江北地名吳自左司

馬成謂子常子常即令尹囊瓦曰子汭漢而與之上

與吳上下渡勿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沈

還塞大隧直轅冥阯大隧直轅

子濟漢而伐之子謂子常濟

我自後擊之沈尹戌以塞阯之必大敗之吳前後

既謀而行沈尹戌既與子武城黑謂子常黑楚

曰吳用木也吳用木為我用革也我用革為不可

久也不必久不如速戰不如速與吳史皇謂子常史

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司馬即沈尹戌言楚人皆

若司馬毀吳舟于淮若沈尹戌毀吳塞城只

○惡好

成之策則楚當敗  
吳何敢望鄂哉  
鍾伯敘其時使司  
馬成之謀得售吳  
必不能克楚  
附見再鈔錄云  
方城萬城也古字  
黃亦作左故訛爾  
唐勤奏上論曰我  
是楚也世伯南土  
自越以至葉垂弘  
境萬里故曰萬城  
也  
孫鑣兩節詳簡有  
致  
魏廬按古今如功  
害能不恤國難性  
大若此明末宰相  
督撫科道皆傳此

衣鉢○史皇一言

而後楚師奔子常

殺司馬成破國也

若小人之言不可

聽如此若能勸子

常從戎策則吳師

可以殲豈獨全楚

而已哉或謂黑亦

勸戰何以獨罪史

皇曰黑之慮公也

知不足耳皇之言

私而逢子常之惡

者也

願九疇史皇以死

勉子常而後竟能

以乘廣死真忠義

之言矣他日一死

一奔子常能無汗

顏乎

診士望世有無識

類

畧好與人爭勝而

輕死者皆史皇之

事不欲夫槩有威

名故弗許

經世鈔先擊是兵

家攻瑕及先發之

法

而人城只即上文三隘道之

子必速戰勉子常速

而陳子常乃濟漢水而陳

自小別至于大別其師陳音陣下同

戰三與

子常知不可

難而逃之楚國有難則逃避

必死之勉子常盡

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師也列陳于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戰日之早晨夫槩王

曰楚瓦不仁楚瓦即子常

其臣莫有死志君之視

先伐之若先伐

其卒必死子常之

弗許闔廬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言古書所謂入

不待命者有不待

其此之謂也今日之事

死今日之戰

楚可入也必可乘勝

以其屬五千夫槩

子常之卒奔果先

楚師亂楚師見元帥

吳師大敗之大敗

子常奔鄭子

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

吳從楚師逐

是獨克吳也是沈尹戌

不然苟不

不免不免

乃濟漢乃濟漢

自小別至于大別自小別

戰三與

子常知不可

難而逃之楚國有難則逃避

必死之勉子常盡

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師也列陳于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戰日之早晨夫槩王

曰楚瓦不仁楚瓦即子常

其臣莫有死志君之視

先伐之若先伐

其卒必死子常之

弗許闔廬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言古書所謂入

不待命者有不待

其此之謂也今日之事

死今日之戰

楚可入也必可乘勝

以其屬五千夫槩

子常之卒奔果先

楚師亂楚師見元帥

吳師大敗之大敗

子常奔鄭子

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

宮祖謙子常誠用

成謀則楚可以退

矣乃史皇以死功

故反令疾戰以敗

師

及清發清發

將擊之將擊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

況人乎而况

若知不免而致死若楚兵阻

水知其不

死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

況人乎而况

若知不免而致死若楚兵阻

水知其不

死

左傳言林卷六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也幾於一言殺邦免而致必敗我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若使先濟水者自知得免

者至知其不可又死力戰後者慕之後者慕之後濟水者蔑有鬪心矣無復更有死半濟

死耳罪容可說乎孫鍾意常而發得時楚師已而後可擊也而後可擊也擊其師從之又敗之

透快彭士望可擊也逆又敗楚師楚人為食楚人為食為食吳人及之而及之奔

力用實省力用聲或先聲後實隨時走食而從之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故吳人敗諸雍滋又敗楚

通變不可執公羊君舍於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五戰及郢五戰及郢凡五戰而及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昇

之室穀梁壞宗庶從陳我以出世族講季芊昇我皆平王女也服云涉睢睢

器撻平王之尸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鍼尹固與王同舟燒火燧

經世鈔取其妹倉江是楚昭王西走○睢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係象尾

卒之際妃嬪不固為鍼尹與昭王同庚辰吳入郢見經以班處宮以尊卑

而取妹昭王之賢舟而走鍼尹固執赴庚辰吳入郢註以班處宮

也魏世傑燧象此臣楚王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欲攻之夫槩

單火牛之祖宋氏使兵於入郢官室山叔父怒其懼而去之子山懼見攻夫槩王入之夫槩

蔡昭子晉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王入令尹之宮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沈尹戌行

楚罪而以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盡用其謀而還敗吳師于雍滋司馬敗吳師傷

伯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也而何其被創初司馬臣闔廬先時沈尹戌嘗故恥為禽焉

不然哉今恥於為謂其臣司馬先問曰誰能免吾首言我若

可想司馬忠勇有臣如此而不用楚首以免吳句卑曰句卑吳人為司馬臣臣賤可乎

不凶幸矣經世鈔獨敗吳師戰皆傷又三與吳戰曰司馬吾不可用也言我死

若乘於險而合子常之卒以攻之句卑布裳吳句卑乃布到而裹之司馬已死到

吳必矣用也句卑布裳陳下衣之裳到而裹之取其首裹之

左傳卷六十一

湯睡菴其時離變  
出倉卒然季羊為  
鍾建所負亦不可  
言貞女矣後倘不  
有鍾建之娶國統  
不甚衰哉雖然楚  
固夷也吾何責之  
有  
補注王奔鄭未出  
境同僖二十八年  
衛侯

藏其身藏匿司馬之身而以其首免而裹司馬之首以免楚

子涉睢涉自睢水見上濟江濟江大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王寢楚王寢盜攻之盜賊攻王以戈擊王擊昭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由于時在王側中肩中由于之王奔鄭

昭王遂奔鄭鄭音云鍾建負季羊以從鍾建楚大夫背負季羊以從昭王○從去

由于徐蘇而從由于以背受戈當時悶絕故徐蘇醒而後從王郎公辛

之弟懷將弒王郎公辛即闔辛郎縣大夫也蔓成然弟也將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楚平王殺蔓成然我殺其子我

平王之也謂昭王也不亦可乎言其可也辛曰君討臣言君討治其臣之罪護

敢讎之誰敢以君為讎君命君之命令天也即天之命令也若死天命設

死於天命終不敢以天為讎詩曰舉大雅柔亦不茹柔物人所

易如仲山甫不以剛亦不吐剛物人所易吐仲山甫

其柔而輕如之剛亦不吐剛物人所易吐仲山甫

不侮矜寡矜寡無告人所易忽不敢不畏強禦強禦

人所易縱不唯仁者能之唯至仁者能盡此道違疆陵弱見其

避之見其非勇也不可以乘人之約乘人於窮非仁

也不可以滅宗廢祀弒君罪應滅宗廢祀非孝也不可以

動無令名動以舉事而無令德之名非知也不可以必犯是

者必犯是數余將殺女我將殺女以正典刑○女音女闔辛與其弟巢

以王奔隨避闔吳人從之吳人從之謂隨人吳使告曰

周之子孫言周室之子孫在漢川者在漢水之東者楚實盡楚實盡

經世鈔且成然有  
罪而誅不可例以  
子胥之義沮為子  
者言上黃如此耳

補注周室何罪傳  
見吳子所以特書  
賢為其事與夷狄  
相敗不同雖齊桓  
召陵之役其辭令  
未嘗及此

王元美吳此時入  
郢溪其宮辱其女  
而奔其君得意亦  
極矣使非申胥七  
日之請也楚其殄  
而入於吳矣  
經世鈔已為王漢  
紀信事類此然人  
有至性不必其知  
古有此事也

穆文熙子期逃王  
而欲代之水事甚  
及之隨之辭吳實  
為再造楚也

經世鈔敢不聽命  
隨受楚兵數矣出  
王與吳未為不義  
然楚可敗而不可  
滅也楚不滅復立  
君而隨之亡不旋  
踵矣倉卒遇此大  
事最須見遠吳人  
乃退按此退吳又  
甚有禮  
補注吳人乃退隨  
人知吳必不能定  
楚

而滅之天誘其衷上天開誘致罰於楚喪其國都於楚而

君又竄之而隨君又從周室何罪罪於隨而隨匿其

君若願報周室隨君若能顧念施及寡人施廣其

於我○施以獎天衷執楚子與吳以獎成君之惠也

此隨君之漢陽之田楚田邑在漢君實有之蓋吳欲

惟此田以楚子在公宮之北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

昭而已為王而子期詐曰以我與之言欲代王王必

免昭王必隨人卜與之隨人卜以不吉龜兆乃辭吳

乃辭退曰以隨之辟小言隨國僻陋小而密邇於楚

而親密鄰近楚實存之而存之世有盟誓隨與楚世

至於今未改未之改變若難而棄之若是楚患難

難去何以事君亦非所以為執事之患且吳執事

唯一人不惟楚昭若鳩楚竟鳩安集之敢不聽命

敢不惟吳之命是聽吳人乃退制隨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

氏鑪金先時嘗為子實與隨人要言鑪金時在隨與

楚昭王與吳王使見臣且欲使盟隨人○見音現

辭鑪金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

以此為利亦王割子期之心昭王當子期之

不肯為盟主人盟期之至心初伍負與申包胥友伍負與之友其

期之至心初伍負與申包胥友伍負與之友其

按或云鑑金初鑑  
姓金初二名若以  
初字是離則當在  
鑑字上何曰初宮  
愚謂初字在章首  
者隔年之後有禍  
福將終之在中間  
者哀十六年子伯  
季子初為孔氏臣  
之類就其一時事  
而言之其義互異  
張半菴史記載子  
胥謝申包胥有云  
吾日暮塗遠故倒  
行而逆施之則胥  
亦自悔其復楚之  
非但忿憤既盛一  
時不能止子胥益  
有英雄之畧而無  
禮義之養者也

孫應鰲伍員復楚  
包胥與楚而敵手  
暮也  
孫纘封豕長蛇辭  
命起三語工絕  
彭士望辭令甚善  
却無一字及員  
穆文熙包胥痛哭  
秦庭千載猶有生  
氣不知平王之世  
無極柄政護隱肆  
行卻宛殺而子胥  
走何以得此死在  
於包胥也

亡也伍員亡奔吳謂申包胥伍員告曰我必復楚國

復報也言我必申包胥申包胥曰勉之勸伍員勉子能復之

子謂伍員若我亦必能我必能興之與起楚國及昭王在隨及

昭王亡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申包胥自乞師于秦國曰吳為封豕

長蛇言吳之為害貪以荐食上國荐數也數食虐始

於楚其為暴虐寡君失守社稷楚君播遷越在草

莽艸野之間使下臣告急下臣包胥自稱曰夷德無

厭言夷狄之德無有若鄰於君若滅楚則吳疆場之

患也亦秦君疆場之逮吳之未定逮及吳人君其

取分焉勸秦伐吳與吳共分若楚之遂亡若楚之社

君之士也則土地乃若以君靈撫之若以秦君威

世以事君世世子孫事秦伯使辭焉秦哀公使曰寡

人聞命矣言我已聞子姑就館子謂申包胥將圖

而告將圖謀之對曰申包寡君越在草莽言楚君播

莽伏猶處也未獲所伏得其所居處下臣何敢即安卑下之臣

館舍以立依於庭牆而哭申包胥退立依倚倚日夜不

絕聲夜以繼日勺飲不入口杯勺之飲不入其七日

凡如是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賦秦風無衣詩義取王

者七日與子偕作與九頓首而坐申包胥聽賦無衣三

子偕行為去聲秦師乃出秦哀公深感其忠而有禮乃出

而後坐秦師乃出師救楚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

張本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定經五年

石介春秋書義不實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為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定公二

經五年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

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飢於越人吳於發聲也○向

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

經而亟稱入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入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

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

不書○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車既所當戒況子

晉懇乞言之而終不悟豈天意必以之與

李應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

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

汪克寬及家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或當時之所稱

季本季平子叔孫成子卒桓子武叔皆雅弱國命為陽虎所執矣

趙鵬飛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

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

傳五年陳傅良殺王子朝不書義同子頹顧九疇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憂有所忌也

陳傅良向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取稱入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入

補注以救楚傳見秦救楚不書經世鈔吳楚數交

傳五年○錄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

歸粟于蔡見經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以周濟蔡人之亟難矜哀蔡人之

無資糧○越入吳見經吳在楚也乘吳之在楚而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自東野歸未至未至其家

丙申卒于房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陽虎將以之

改玉言昭公之出意如行君事璵璠祭宗廟陽虎

欲逐之陽虎惡仲梁懷告公山不狃不狃季氏臣

狃曰彼為君也彼謂仲梁懷君謂意如言懷之意

何怨焉子謂陽虎何必既葬既葬季平子桓子行東野桓子

即季孫斯意如之子及費及於費邑子洩為費宰子洩即公山不狃

逆勞於郊逆勞桓子於費之郊桓子敬之季桓子

勞仲梁懷仲梁懷時從桓子仲梁懷弗敬輕慢子洩

子洩怒惡其無禮謂陽虎子洩使告陽虎子行之乎行之謂逐仲梁懷也

陽虎囚季附錄申包胥以秦師至去年乞師于秦至是始以師至秦

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五百乘三萬七千以救楚救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也言我未知制吳之法術使楚人先

與吳人戰使楚先與吳戰觀其強弱而自復會之稷楚地秦師自稷會楚師擊吳

大敗夫槩王子沂沂楚地吳人獲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夫柏

舉之戰吳人獲之射音石又如字其子帥奔徒遠射之子帥奔散之卒徒以從子

三傳平水卷六十二

西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

唐楚子期秦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

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以與吳王闔廬戰而師敗奔楚夫槩王為堂

谿氏別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楚為吳秦師

又敗吳師吳亦為秦所敗吳師居麇麇地子期將焚之楚子

以火攻吳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言楚之父兄與吳戰

不能收既未收又焚之又從而并不可

子期曰國亡矣言楚國已滅矣死者若有知也父兄

豈可以豈可以歆舊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

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大敗吳子乃歸吳子

乃舍楚乃舍楚囚闔與罷闔與罷大夫吳人囚之闔與罷

請先與罷請遂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葉公諸梁

之弟后臧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從其母

於吳吳人楚後臧之母故后臧不待而歸楚定后

而葉公終不正視葉公即諸梁不義后乙亥陽

虎囚季桓子季桓子即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

而逐仲梁懷以其不冬十月丁

亥殺公何藐藐季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稷門魯

庚寅大誣誣謂違盟逐公父歆歆即文伯及秦遄秦

多如此

按廣韻曰吳王弟

天槩王奔楚為棠

谿氏

左傳言本卷六十一

平子姑婚。○皆奔齊。歌過皆奔齊傳○錄楚子入于

鄧。楚師已歸。故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先時鄧公

梁王與子山曰。吾聞之。言以我。不讓則不和。不遜讓

和。不和不可以遠征。能久遠征。役吳爭於楚。楚已有

所必有亂。爭而不已。有亂則必歸。禍亂既起。焉能定

安能定。楚之楚王之奔隨也。楚昭王自郢將涉於成

地。○焉音煙。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藍尹疊涉其祭

不與王舟。即昭王。不與王舟。不肯以舟。及寧

終亦難。通與晉之。堅頭須不同也。昭。王遂以子西之言

救之賢乎。舊怨以敗。言子常唯恐報舊怨。故君何效焉。勸昭王

王曰善。昭王稱其。使復其所。復其所。職。吾以志前

惡。惡過也。我用此。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

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子

西曰請舍懷也。以懷初謀。弒王故。請棄王曰大德滅

小怨。言懷終從其兄。免王。大難道也。此正申包胥曰

吾為君也。言我乞師於秦。本欲為井為身也。非以為

君既定矣。今君既又何求。在我且吾右子旗。且我

子旗為過。子旗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平。其又為者。具

又為子旗所。遂逃賞。遂逃賞王將嫁季芊。昭王將

季芊辭。季芊辭不曰所以為女子。言所以為遠文

逃賞高矣。然定國。事。左傳言林卷六十二。四

焦弱侯其人既入

官而汗鱗之即不

爭必不能定楚蓋

此乃鬼神所忌且

非兵家宜有也

彭士望賞耶懷而

欲殺疊長大仇而

快小怨也非子西

幾令國法倒施諸

臣反側

穆文熙藍尹涉祭

不與王舟即昭王

不殺不知何以自

解國語頗有解辭

終亦難通與晉之

堅頭須不同也昭

王遂以子西之言

救之賢乎

附見王使疊復舊

職自識前日欲殺

之過惡以為後戒

呂祖謙昭王之賞

鬪懷也其為楚國

未寧而為此以安

反側者欤然非理

國之典也

經世鈔子西何以

諫殺疊而又請舍

懷乎懷後必有定

亂之功故賞觀大

德二字亦可見

魏禮懷不誅亦權

道也賞之過矣

經世鈔奇人高人

忠臣大臣申胥一

人兼有之包胥之

逃賞高矣然定國



而受賞義也古之聖賢豪傑不廢此無乃矯乎夫申胥以立哭秦庭七日夜而秦始為出師皆主性所激出於常情常理之外事定受賞則向日之痛哭消於一賞翻覺無味故申胥之逃逃于哭也

昭王使王孫由復命城畢及子西問高厚焉子西問築城高厚幾弗知其數子西曰不能不能謂諸委城築如辭勿任責對曰城不知高厚小大築城尚不知其數何知當復與對曰固辭不能言我固嘗辭不能矣子使余也子謂子西必欲使余往也人各有能有不能凡人之小各有所能者亦各有所不能者王遇盜於雲中

孫鑣保路非是保昔年王遇盜於雲夢之中余受其戈我能代其所猶在其所猶在其被傷祖而示之背由于祖衣而示于西以背曰此余所能也言此等受戈之事則是我之所脾洩之事如子西脾洩保路之事余亦弗能也此則子西我之所不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經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速太子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斯執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自宣之季年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微矣

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為

定經六年

高閔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遠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建暴亦甚矣

同上言變之盟曰血未乾而鄭保虜瓦滅許故晉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克執國命又迫於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

同上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張公諸侯惟宋事

晉懼許而遣使善過而傲效又通以懷之猶懼不其所為

來而大夫潰賈賂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絕也

黃仲炎何忘不言何闕文是也公羊以為識二名妄矣列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識之哉

傳六年

湯雖查此叔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

晉侵鄭故○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無傳何忌不懼而城之○齊故貳於齊故一子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見經因楚敗也因楚敗故滅其與國○二月

公侵鄭見經取匡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靡周地也周僖公因鄭人以作亂鄭人為之伐晉靡故晉使魯討之○為去聲往往師之

不假道於衛不假借軍道於衛國及還及師之歸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故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自衛東門出

舍於豚澤止舍於衛豚澤之地衛侯怒衛靈公怒魯師過衛而不假道使彌子

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靈公使追擊魯師公叔文子老矣公叔文子即公叔發

告老致輦而如公乘輦而往見於靈公曰右人而效之右責也責人之

非禮也知禮者宜昭公之難昭公孫齊在昭公孫齊在

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名曰舒鼎成之昭也衛成公得

以納之苟可以納魯君擇用一焉擇用其二公子與二三臣

之子衛之公子與諸侯苟憂之恤魯侯者將以為

之質將以質信求納魯君此群臣之所聞也此衛國群臣所共聽

聞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今將以不假道之無也今將以不假道之無

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太姒之子太姒文王妃○大音泰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周公魯之祖康叔衛之祖唯魯衛二祖最為相親睦而效小人以

棄之而傲效小人之不亦誣乎不亦誣乎不亦誣乎之甚乎天將多陽

五傳平水卷六十一

六

六

天下遂無晉

補注為晉討鄭之伐齊靡也杜氏知匡歸晉者以非鄰國不能有其地魏禮陽虎使按季孟非稱小何為其所使

經世鈔術何以繼人師之出入而無禁

凌極隆文子發國之老臣知國故事察見陽虎之私以權重也故既謝政去猶輦而如公使其請不行而難好不失如亦可謂賢矣夫子所以文之毛晉國不可無老

老成人如此穆文惠老成之言足以動人以小忿而蒙舊德交道之薄正坐於此

彭士望從文子曰中補出靈公為魯昭急難一段至意事雖未成義難派減

願九疇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並書之見一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借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魯理勢然耳彭士望息肩於蓋忽說到此奇

虎之罪

陽虎本有罪天意又欲其其罪

以斃之

而後斃蹇之此不復道皆陽虎所為

君姑待之

勸衛靈公且待陽虎自斃

若何

亦可行否乃止不伐魯師

○夏季桓子如晉

孫斯

獻鄭俘也

獻此春取匡之俘

陽虎強

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陽虎欲困三桓并求媚於魯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

晉人兼享之

賤魯故不復兩設享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孟孫立

孟孫立於房外

于房外

孟孫即孟懿子立謂范獻子

謂范獻子

孟懿子謂范獻子

虎若不能居魯

見容於魯國

而息肩於晉

息肩猶荷重者止息

其肩擔之勞此言陽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求息肩於晉

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若為陽虎請晉必處之

有如先君

又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

待獻子曰

范獻子

寡君有官

晉君實將使其人擇得其人而後

鞅何知焉

鞅獻子各言我何敢預知

獻子謂簡子

簡子即魯

人患陽虎矣

魯人以陽虎為已患矣

孟孫知其釁

孟孫子知陽虎已有逃亡

以為必適晉

以為陽虎行媚於晉終必奔往晉國

故強為之請

欲命

請託之辭

以為去聲

以取入焉

因此言以入晉

附錄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

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敗楚水

戰之獲潘子臣小惟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吳獲之

及大夫七人

楚大夫從

楚國大惕

楚國敗獲既懼

以陵師敗于繫揚

陵師即陸軍也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陸師別之

令尹子西

喜

子西見數

曰乃今可為矣

為治也言知懼而後可治

敗而致喜

曰乃今可為矣

懼而後可治

郟於郟

於是遷都於郟地故曰遷郟於郟

而改紀其政

改其

政而新之紀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獲安定○錄周僖翩率

王子朝之徒僖翩子朝之餘黨因鄭人之助將以作亂于周

將作亂為鄭於是乎伐馮滑昏糜負黍狐人關外鄭

子朝報怨僖翩故伐六月晉闞沒戊周晉使闞沒戊守周備僖翩亂且城胥

靡且築晉靡之城為下○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

樂祁即樂祁犁曰諸侯唯我事晉言諸侯惟宋服事晉國今使

不往今使者絕不遣晉其憾矣晉其有恨於宋矣樂祁告其

宰陳寅樂祁以與公言陳寅曰必使子往子謂樂祁告其家宰陳寅

使子他日至異公謂樂祁景公告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

言惟我喜子使晉之言以為當然○說音悅子必往子謂樂祁必往奉使於晉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亦使宋

先人立後故雖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若知樂

此此行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

簡子逆趙鞅而飲之酒於縣上趙鞅為樂祁設宴于縣上之地○飲去聲

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楮干楮也以楊楮買楮也買

吾主范氏昔我之往晉以范氏為主今子主趙氏今樂祁往晉以趙氏為主又

有納焉又有楊楮以納於趙氏納猶獻也以楊楮買楮也買

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不可救治然子死晉國然樂

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父為國死范獻子

言於晉侯范獻子怒祁比趙氏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之寅固不及知耶

登卒然飲酒而獻

曰寅何以不早諫

於人者宜三復又

魏禧陳寅數語各

因依者各

所以致戒於偶爾

是以賈禍也聖人

備賈禍客死不歸

任事之難如此亦

足悲矣

彭家屋一使臣耳

昔主范氏今主趙

氏其形跡之間誠

有所不便矣然樂

祁初意未必遽主

簡子因簡子逆而

飲之酒投分杯箸

之頃遂有楊楮之

獻而卒主於其家

所以致戒於偶爾

因依者各

魏禧陳寅數語各

於人者宜三復又

彭士望題目自正  
言外並侵簡子又  
按祫止三年而後  
縣卒于大行晉人  
止其尸以求成

言樂祫以宋君之命出未致使於晉君而私飲酒  
○使去聲下同  
○不敬二君不敬宋晉二君之事  
○不可以不討也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

於周社魯有兩社朝廷在其中間盟國人于亳社盟

社之地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

作亂起本○父音甫○錄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

又去聲○辟音甫○辟僖翩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

經七年戊戌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鹹衛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

以志諸侯之命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齊人執衛行人北官

結以侵衛稱行人非○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晉地

○大雩無傳○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九月

大雩無傳○冬十月

傳七年附錄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

也附錄齊人歸鄆陽關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陽

虎居之陽虎居鄆以為政以為魯○夏四月單武公

穆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僖翩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見經徵會于衛徵召衛衛侯欲

叛衛靈公欲叛諸大夫不可衛諸大夫使北宮結

如齊衛靈公乃使而私於齊侯而私語於曰執結以

國相為強弱晉強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齊衛鄭則視之以為向背也趙匡魯祭日以重北宮結也案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

吳徵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陳傅良入于儀栗以叛不書例在昭二十六年許論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

五傳平木卷六十一

營以定伯統是知

時之或可而不知

已之不可者也

汪克寬左氏以再

事為早甚經書

祭二十有一惟昭

二十五年及此年

書再雪災之甚而

變之大者也昭公

不克自省而有陽

州之孫定公又不

知微而有賓王之

竊世卿之逆陪臣

之橫其教一也故

比事書之以為後

鑑

傳七年

李憲此齊備合黨

之始自此後改五

至哀元年而伐晉

矣夫當晉楚衰弱

之餘使齊景公果

撫伯國之餘業尊

事王室雖寧中夏

則桓公之功獨不

侵我

欲以齊師懼諸大夫故使齊執結以侵衛

齊侯從之

齊景公從其言乃盟于

瑣

瑣即沙也為明年涉佗投衛侯手起

齊國夏伐我

齊叛晉故伐魯陽虎御

季桓子

虎為季桓子御兵車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將宵軍齊師

將乘夜以攻齊師齊師聞之

家臣也為孟懿子御兵車

將宵軍齊師

將乘夜以

齊師聞之

不克自省而有陽聞其謀

墮伏而待之

墮敗其軍以誘敵而設伏

處父

陽虎

虎不圖禍

言陽虎汝不圖度禍難以攻齊師

而必死也

苦夷

苦夷曰

虎陷二子於難

言陽虎若陷二子於難

不待有司

不待魯之有司討治汝罪

余必殺女

余必先自殺虎

懼

乃還

不敗

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附錄

冬十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

敬王入于王城

晉籍秦送王

晉使籍秦送敬王歸

己巳

王入于王城

館于公族黨氏

館舍于周

而後朝于莊宮

而後朝于莊王之廟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而後朝于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三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三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定經八年

張洽魯陽虎用事

用兵無法故以侵

魯之軍政不立而

公親行故書致以

危之

再出侵齊不得休

息故兩書侵至以

見之

卓爾康陪臣執國

三桓拱手虎已無

復顧忌正月無功

勸公再往枕于席

魯定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代我西鄙

○公至自

侵齊

○二月公侵齊

於棄晉也

○三月公至自侵

齊

○曹伯露卒

無傳靖公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鞅之戰

公會晉師于上鄆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

○公至自瓦

○公至自瓦

無傳懷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

我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故不待諭月或在本月皆書至

高閔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亦再侵齊觀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李廉會師之說胡氏於萊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古稱重故以為異強

皆坐列魯之戰士皆坐列言無闕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皆取而傳觀之陽

門于陽州之門

士

盜竊寶玉大

從祀先公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

遂侵衛

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

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

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

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

無傳三月

而葬速

無傳曲濮衛地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盜竊寶玉大

弓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盜謂陽虎也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夫

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見經

門于陽州

攻陽州

州人出出陽州人弱弓顏高無弓故籍丘子鉏擊之擊顏高與一人俱斃顏高與一人俱斃俱斃化于地偃偃雖為子鉏所擊且射子鉏偃臥猶射子鉏中頰頰中子鉏之偃臥在地且射子鉏偃臥猶射子鉏中頰頰中子鉏之偃臥猶射子鉏中頰頰中子鉏之

肯不以公曾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許翰招稿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據服則失伯何日之有汪克寬齊之始伐盟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伐與國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侵于此見晉伯之衰之甚也高閔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劉子伐儀栗儀栗以辛卯單子伐簡城亦討僞劉子伐孟亦僞以定王室傳終王附錄趙鞅言於晉侯簡



為晉故而士鞅又子進言於曰諸侯唯宋事晉言諸侯惟宋服事晉國好逆其使君同為此盟以固若以歡好迎其使者○好使並去猶懼不至猶恐離心今又執之

其謀藉轍先公閱倍也搏執其逆祀則稱齊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也編祀先公也於是絕諸侯也是絕諸侯之好也將歸樂祊將歸樂祊於宋士鞅曰即范三年止之執祊在六年故無故而歸之

是陽虎欲去三桓求晉是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宋必怨望以至背叛獻子私謂子梁即樂祊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言晉君恐宋叛不得久事宋君是以止子

春秋善惡不以相是及各書其實而已留吾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祊子也言且使汝子代汝以歸子梁以告

陳寅樂祊以士鞅之言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言宋怨晉勢將背叛是棄溷也如宋必叛而以溷自代是棄之也不如待之待其定勿以子自

樂祊歸晉人釋樂祊卒于太行樂祊死于晉東南之太行山○太行上秦士鞅曰宋必叛言宋必叛晉不如止其尸不如止留

求成焉以求成于宋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見經攻廩丘之郭廩丘齊邑攻其郭郭主人焚衝衝

鍾伯敬將在軍莫敢喧嘩亂步武者況有取乎而傳觀車也說文作輻云陷陣車也此或濡馬褐以救之

而弓為人所奪不馬衣也或濡濕馬衣遂毀之毀其郭郭主人出廩丘人出戰師奔

不善用其勇者也魯攻郭人少故遣後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時冉猛在穆文熙顏高失強師奔走住救助之

若不見曰猛在此言冉猛若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故言若在此必復敗顧而無繼冉猛及顧莫有繼其後者偽顛復

同之士鞅無故止而止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真勇也將待事而名之將待事功而名其子陽州之役即季

又止其尸楊楸招在獲焉若夷獲名之曰陽州○夏齊欲自比僑如

其少息哉李笠翁陳寅前勸報上二○晉士鞅趙鞅荀寅救

我救不書齊師已去公會晉師于瓦迎而會之餘見

經范獻子執羔士鞅執趙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皆執

為上美之○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就衛地趙簡

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

盟者君者涉佗成何曰二子晉大夫我能盟之以推辱之

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泣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

成何曰衛言衛小國吾温原也可比晉温原之縣焉得視諸侯得

穆文惠國君與大夫盟已為非禮而

晉之二子又悔衛比諸侯而從其將軟將軟血涉佗按衛侯之手按齊排

禮○焉首烟將軟血涉佗按衛侯之手也○按

音及挽○挽盪去聲衛侯怒衛侯見無王孫賈趨

進王孫賈衛大夫趨走而進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言為有如

衛君有如我其敢不唯禮是事不敢不擇有禮而受

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衛靈公欲而患諸

大夫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大夫問故問不入公以晉詭語之靈公以被晉詭語

聲且曰且寡人辱社稷寡人已辱衛其改卜嗣使改

公子以嗣寡人從焉夫從諸大大夫曰是衛之禍言

先君之業夫之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言

之詎恥乃豈君之過也豈君一身公曰又有患焉有

衛國之禍之過失也公曰又有患焉有

我一族激部衆卒

皆得其死，乃激之術大矣。

此大於謂寡人，使衛侯必以而子厚。而汝也必以汝之子名厚者。

與大夫之子為質。與衛大夫之子俱為大夫曰苟有。

益也。言苟有利，公子則往。衛君之子尚往為質，群臣之子敢不。

皆負羈紲以從。羈，馬絡頭。紲，馬繩也。言從公子將行。

公子又大夫之子將往為質。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言苟衛國有。

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亦未嘗不為使皆行而後可。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靈公以賈之言告諸大夫，乃皆將行。

行有日，公朝國人。靈公登進，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

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若。

彭家屋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郭澤之辱，王孫賈苟以此義告之，諸大夫共絕晉人，豈不光明。使工商皆行，欲激國人，使皆怒。乃皆將使工商往，晉為質。行有日，公朝國人。靈公登進，使賈問焉。使王孫賈問之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衛國病苦，皆曰：皆曰：五伐我。若。

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若果。

病而後質焉。待見伐告病而何遲之有。未為遲。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衛。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成桓公周卿士不圍。

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季桓子。

公鉏極。公彌曾孫季。公山不狃。季氏。

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之庶。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

陽虎欲去三桓。號三桓，陽虎欲去之。○去。

五人因陽虎以作亂。陽虎欲去三桓。號三桓，陽虎欲去之。○去。

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為所激，皆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若果。以大國不可絕為辭，為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攻下廟乎。

陳傅良成桓公不書專譏晉經故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會伐矣。

按注族子姪也。韻會云：謂兄弟之子為姪，不若稱兄之子弟之子。從子族子。

彭士望：何不以逐昭公野死聲罪致。

計補注補于傳公傳聲

見讓不在禘不書

揚升菴從祀之說

三傳以為正閔僖

之位胡傳引馮氏

說以為始以昭公

從祀以取媚於國

人今春秋辨疑及

事義又謂從祀即

今制五品以上陪

祭之謂蓋陽虎雖

陪臣而久以大夫

自處得從祀於廟

見有世分器逐竊

取之諸說紛紜惟

高開謂不舉所祀

之名不指所祀之

所以其事出於陽

虎之矯舉故聖人

實書之在盜竊寶

玉大司之上所以

誅陽虎之亂也所

謂定哀多微詞者

意在外也庚於經

義不支離云

以季寤更季氏代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武叔叔孫已更孟氏陽虎自代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

馬陽虎將作大事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十日不

神故於僖廟行順祀於大廟者順祀之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陽虎欲以壬辰夜先戒都邑曰癸巳至欲明

因享季孫而殺之之兵車戊宰公斂處父告孟孫處父即公斂陽以

父並且問季氏戒都車李氏戒都何故故猶事也

孟孫曰吾弗聞言我不處父曰然則亂也言若不

必及於子禍必且及先備諸先為之與孟孫以

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陽虎為季

林楚御桓子桓子御車虞人以鉞盾夾之鉞劍也

將如蒲圃將往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季桓子

曰而先而汝也皆季氏之良也皆季

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對曰林楚

聞命後言我聞陽虎為政陽虎治魯魯國服焉魯國

違之徵死若違之必死無益於主此身徒死無

桓子曰何後之有言未為而能以我適孟氏乎而

對曰林楚不敢愛死言身死不懼不免

桓子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圍人之

主李孫於難耳

對曰林楚不敢愛死言身死不懼不免

桓子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圍人之

主李孫於難耳

對曰林楚不敢愛死言身死不懼不免

桓子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圍人之

虎豈非命與想其時亦不危乎  
同上虎於倉皇危迫中尚能策入虛實其奸人之雄哉

壯者三百人孟氏選擇馬卒之強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

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為孟氏之支林楚

怒馬怒其馬及衢而聘及通達之衢而馳聘以走孟氏陽越射之

陽越見其走乃自後射之○射音石下同不中○矢不能中築者闔門季孫

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即州仇叔孫不敢之子也以伐孟氏季孫在

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處父與弗勝

又戰于棘下棘下城內地名處陽氏敗陽氏

虎說甲如公宮說甲而往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

舍于五父之衢舍止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陽虎寢

其徒曰陽虎之徒黨曰追其將至言魯之追兵虎曰魯人

聞余出魯人謂季氏喜於微死陽虎召季孫於蒲圃

從者曰嘻恐懼速駕言急

公斂陽請追之處父

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不敢殺桓子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

而飲子言即季寤辨猶周備也備告廟陽虎入于謹

陽關以叛叛不書略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歛

子然駟乞之子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歛音造

鍾伯敬魯人聞余出自古亂國弱土為叛人窺破若此可畏也  
按陽虎出奔季氏自脫蒲圃之厄也陽虎自召死季氏喜之也已

定經九年

杜謬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

注克寬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故重而書之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辱然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之耻耳

任公輔此伐晉也 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盟于五氏又次于垂

經九年庚子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

○得寶王大弓引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

○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葬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

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五氏晉地 ○秦伯卒無傳哀公卒 ○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 ○錄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宋景公使樂大心如晉受

且逆樂祁之尸且逆樂祁之尸于州辭樂大心居桐門故曰 偽有疾詐為有疾

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氏曾孫如晉受盟 ○向音餉 且逆子梁之尸子梁即樂祁

子明謂桐門右師子明即樂祁之子濶也右師即樂大心居桐門故曰 吾猶衰絰言我父死

而子擊鐘擊鐘作樂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思而擊鐘作樂

何也果何為也 右師曰喪不在此言樂祁之喪未歸 故也故不廢樂既

而告人樂大心又告於他人 曰已衰絰而生子已謂子明也言其居

余何故舍鐘言生子罪重不廢樂 子明聞之子明聞右師之

怒怒其言於公 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大心言於宋景公

不肯適晉不肯如晉受盟 將作亂將作亂 不然不然

無疾何故詐疾 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戴公族言樂大心將害其宗族

許翰秦自晉悼以若

後復不見於春秋

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

師之怒其言於公 景公 曰右師將不利戴氏 樂大心言於宋景公

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列國

傳九年

按前年末樂祁卒于晉止其尸於州

州晉地

孫鐘句法全同只

易子梁二字未敢

謂善

陳傅良乃逐桐門右師傳言樂大心

書奔義同高止

王荆石今世有鄧

析書曰無厚轉辭

者二篇太抵商鞅

韓非語也其為竹

刑將非此類乎雖

子然之殺之吾以

為後矣何謂不忠

子然之不忠在用

竹刑不在殺鄧析

王元美或云鄧析

數難子產之政子

產戮之今觀其書

循名責實察法立

威先申讐而鳴者

也至謂天於人父

於子兄於弟俱無

厚者何哉先王之

用刑也本於愛析

之用刑也本於無

厚其誅晚矣轉辭

附錄鄭駟歇殺鄧析鄧析鄭大夫而用其竹刑鄧析欲改

鼎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鄭所鑄刑

簡謂之竹刑鄭駟歇蓋殺其人而用其法君子謂子

然於是不忠子然即駟歇謂其苟有可以加於國家

者加猶益也人苟有善棄其邪可也棄舍其邪惡靜

女之三章邶風靜女取彤管焉詩雖說美女義在彤

史記事規邶風竿旄何以告之邶風竿旄詩卒章云取其

忠也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此二詩皆故用其

道故以其道可為世用不棄其人則說憚美女彼姝

詩云又舉召南蔽芾甘棠言甘棠小樹蔽芾勿剪勿

伐不可剪除召伯所茇茇草舍也言此乃召伯所嘗

思其人思召伯為猶愛其樹猶愛甘棠之况用其道

而况子然用鄧而殺其人曾而不恤其人乎不憂恤之乎子然無

以勸能矣子然無以勸勉有能之人矣傳言○夏陽

虎歸寶玉太弓無益近用而祇書曰得經書得寶器

用也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皆凡獲器用曰得凡

成器可謂得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

故書曰得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六月伐

陽關討陽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魯師見火

犯之而出陽虎犯奔齊遂奔請師以伐魯請齊師欲

曰三加言三加必取之必取齊侯將許之齊景公將

鮑文子諫鮑即齊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

鮑國鮑國初為施

上傳平水卷六十三

於機心之發故不孝叔臣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

魯未可取也

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魯國未

可取也

上下猶和

衆庶猶睦

親睦而不

勝而不可窮固健

能事大國

而無天菑

若之

若之

謂駟敵失刑哉

何取之

陽虎欲勤齊師也

勤勞齊師

已於是

已於是

劉氏曰失得相對

師罷

大臣必多死亡

死於戰鬪

已於是

已於是

若器必言得却水

平奮其詐謀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

以不利魯

以不利魯

且季氏寵愛陽

而將殺季孫

謀殺季孫

以不利魯

以不利魯

國以害

而求容焉

親富不親仁

君富於季氏

君富於季氏

其利

君焉用之

君富於季氏

而大於魯國

而大於魯國

孫鑪此收數語尤

而大於魯國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此固

此固

所欲傾

魯免其疾

而君又收之

而君又收之

而君又收之

穆文惠文子談陽

無乃害乎

齊侯執陽虎

齊侯執陽虎

齊侯執陽虎

不受其害季氏寵

將東之

陽虎願東

必及已故詐以東為

必及已故詐以東為

之乃為所噬小人

乃囚諸西鄙

盡借邑人之車

所居邑人

所居邑人

之不可通如此觀

車

麻約而歸之

刻處而歸

刻處而歸

絕追者

載葱靈

以輜車載已

○葱葱又如字

○葱葱又如字

於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

囚

囚

囚

於齊

又以葱靈逃奔宋

遂奔晉

遂奔晉

遂奔晉

自宋

適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以趙簡子受亂人

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

故無

故無



存之父將室之將無存齊人其父辭無存辭以與其

弟以所娶室曰此役也此代晉不死若不死反必娶

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無存欲先登敝無存先登

求自門出既入城夷儀人不暇死於雷下闔死於門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東郭犂彌從之

我讓而右我犂彌自稱讓衆使登者絕而後下使

書左言左行彌先下遂

書與王猛息王猛齊人與東郭猛曰王猛

我先登我先登夷書斂甲東郭書斂甲曰曩者之難

言昔者有登城之今又難焉今又難焉今又有王猛笑猛不

乃願曰吾從子言我從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言已

而笑曰吾從子子登城如驂之靳從書如驂馬之隨

王荆石知五氏齊靳也傳言齊師和所晉車千乘在中牟晉救夷儀之

衛侯將如五氏齊師在五氏上過之衛

龜焦龜焦兆不成不衛侯曰可也衛侯

衛車當其半衛之兵車當寡人當其半

敵矣其數可以乃過中牟乃過中中牟人

欲伐之中牟人欲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褚師圃衛舊

曰衛雖小雖小其君在焉其君實未可勝也未

齊師克城而驕齊師新克夷儀其師又賤其帥

勝也勝也

李並翁無存蓋欲

立功以聯姻貴室

惜不幸而死自古

好名之士如此齋

志者蓋亦多也

穆文熙敝無存弄

室不娶東郭書犂

彌相讓先登人心

鼓舞若此所以克

孫鐘不云爭登却

云讓登用意自妙

王荆石知五氏齊

衛伐晉也春秋不

書伐而書次何也

蓋齊衛雖有玩晉

之心而晉力尚強

未敢訟言伐之故

二國不以伐為告

而春秋亦因其告

而書人以示存晉

之意云

穆文熙龜兆不成

衛侯不顧何其決

也

同上褚師圃策齊

師帥賤而驕卒以

敗齊又何不爽也

附見言衛車五百乘非命遇若與必敗之齊師不如從齊師而擊之乃

乘而又衛侯身自卿故賤之遇必敗之齊師不如從齊師而擊之乃

當五百乘合之與晉車千乘相敵矣

伐齊師夷儀之師敗之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糕媚

孫鐘有此讓然後前讓愈有味

杏於衛以答謝其意○糕音酌齊侯賞犂彌以先

登之功犂彌辭不受賞曰有先登者儀之城者臣從

之臣從哲憤而衣狸製哲自也憤齒上下相值製即

音策又責說文

公使視東郭書齊景公使人曰乃夫

郭眉菴一東郭書與犂彌先登之讓不難而得賞之讓為難

子也夫子謂東郭書亦吾貺子我當貺公賞東郭書公

乃以先登之犂彌辭不受賞曰彼賓旅也彼謂犂彌與

功賞東郭書辭辭不受賞曰彼賓旅也我若賓主相

讓旅俱乃賞犂彌乃兼賞犂彌及齊師之在夷儀也

進退齊師既克夷齊侯謂夷儀人夷儀人曰得故無存

儀而居其地

者言得故無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乃得其尸乃得

存之尸者

公三禭之禭衣也禮厚之與之犀軒犀軒卿車

寵其與直蓋以高蓋寵之而先歸之無存之喪坐

引者引挽喪者不敢立以師哭之停喪車以親推之

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推如字又退平

經十年辛丑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

李廉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相平而齊受之

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孔子相○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

港若水書及齊平善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

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齊人之願也齊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谷之事匹夫之勇

知者不為而曾謂

仲尼為之手晦翁

亦九辨此事為附

會

卓爾康齊欲結魯

而伐晉也或謂魯

欲叛晉而從齊非

也夫子當國故也

之說非所出也蓋

將平齊從晉以清

列國耳

季本圖衛欲其難

齊黨也而卒不能

服晉哀可知也

高閻孔子來谷之

事人可能也而使

大國失守悔過

順所不可能也此

修誠之至崇德之

於魯

圍郕郕叔孫氏邑侯犯

師圍郕郕音后

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

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奔陳無傳安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甫地闕

叔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祝其地名

實夾谷祝其即夾谷

孔丘相相會儀也相去聲

黎彌言於齊侯黎彌齊人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萊人齊所滅萊夷

齊侯從之齊景公

孔丘以公退孔子奉

曰士兵

之令士官以

兩君合好齊魯兩君合親鄰之

之俘裔遠也萊已滅

以命諸侯也此非齊景公所以

夷不亂華外夷不當

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

於人為失禮以人事言之則

君必不然齊

遠辟之遠命辟去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宋公子地出

奔陳無傳安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甫地闕

叔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祝其地名

實夾谷祝其即夾谷

孔丘相相會儀也相去聲

黎彌言於齊侯黎彌齊人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萊人齊所滅萊夷

齊侯從之齊景公

孔丘以公退孔子奉

曰士兵

之令士官以

兩君合好齊魯兩君合親鄰之

之俘裔遠也萊已滅

以命諸侯也此非齊景公所以

夷不亂華外夷不當

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

於人為失禮以人事言之則

君必不然齊

遠辟之遠命辟去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師出竟而有征伐諸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魯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人加於載

何其雍人，有禮也。至以無事，少孔丘以兵劫魯侯，則謬甚矣。

人下以兵車二百乘從齊，征役者三，有如此盟。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汶陽

魏禧按：知禮而無勇，便是武人見識。

之田。汶陽田，即鄆。謹龜陰田為齊。○吾以共命者，歸魯。○齊侯將享公，將為公

陳傅良及齊平魯叛，晉自齊五氏之

命。○共音恭。亦如之。○亦如此。盟。齊侯將享公。○齊景公將為公

設諸侯始伐盟主

禮。○孔丘謂梁丘據。○梁丘據，魯公。○曰齊魯之故

矣。傳并於明年鄭事發之。

國之舊典。吾子何不聞焉。○豈不素。○事既成矣。○會事已成。而

氏欲以歸汶陽之

又享之。○又設。是勤執事也。○是勤發齊之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田歸功於夫子故

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禮器列於朝廷。○嘉樂，不野合。

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

用。○是棄禮也。○是棄宗廟。○若其不具。○犧象鐘磬之用。○不備

之正也。

齊侯謂其臣曰：夫

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微薄，若用秕稗。○秕音鄙。○稗皮賁反。用

之道，二三子獨率

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

如之何？晏子曰：小

也。○所以昭明。○不昭，若德不昭。○不如其已也。○不如止。○乃不果

人之謝過也。以文

享。○孔子知齊侯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

賈君已知過則謝

之，以質魯公於魯。○魯魯田，可知此會

孔子有平仲為內

奔齊。○經文，倒者，次。○晉趙鞅圍衛。○環攻。○報夷儀也。○夷

主即用梁丘據，亦

在前。○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寒氏，即五氏。○午，晉守

董由平仲得力，不

得草，看過，謂聖

人開口，半言齊人

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衛人於邯鄲，西

遠服也。若誤，理會

音尖。○燿。○及晉圖衛。○此。○午以徒七十人。○邯鄲，午以步

陳傅良亦如之。平

不書盟義，同宋楚

衛西門。○殺

城門。○殺入於門中。○故殺入於門中。○曰請報

便大誤事。

門於

不書盟義，同宋楚

門於

不書盟義，同宋楚

門於

杜說非  
彭士望妙在謂梁丘據若伊川考亭必引孟子右師家法不肯交一言矣王文成交張永頤得此意

顧九疇梁嘉者不於野外奏命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王元美涉佗成何並以勇相矜徒快心一時而竟貽殺身之禍入安用此以賈害也

寒氏之役即報五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夫子謂邯鄲

然我往然我若往必不敢啓門衛人必不敢亦

以徒七十人涉佗亦以步且門焉自平且往步左右

皆至而立皆至其門正如植如立木不日中

不啓門至日中乃退乃退反役反役晉人討衛

之叛故晉人討治所以曰由涉佗成何涉佗按衛侯

於是執涉佗以殺手罪重以求成于衛請衛衛人

不許衛怨晉深晉人遂殺涉佗罪而殺之成何奔

燕成何不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勇於無禮必不鈞

詩曰舉鄆風人而無禮禮為入而無胡不

過死過速也安得涉佗亦過矣哉涉佗所為亦初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成子即叔孫不敢武叔即叔孫

公若藐固諫藐叔孫氏之族固曰不可言不可成子

立之而卒成子立武公南使賊射之公南叔孫家臣

不能殺公若藐公南為馬正公南為叔

使公若為郈宰公若即公若藐為武叔既定及州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為郈馬正因弗能不

其圍人曰武叔養馬吾以劍過朝我以劍過

公若必曰公若必誰之劍也言此乃誰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公若必吾偽固而授之末我偽為

我稱武叔武叔必觀之公若必吾偽固而授之末我偽為

夫子謂邯鄲

衛人必不敢

自平且往

如立木不

反役

涉佗按衛侯

請衛

罪而殺之

勇於無禮

禮為入而無

涉佗所為亦

叔孫成子

公南叔孫家臣

公南為叔

公若藐

及州

侯犯為郈馬正因

我以劍過

言此乃誰

我偽為

我偽為

初

叔孫成子

公南叔孫家臣

公南為叔

公若藐

及州

侯犯為郈馬正因

我以劍過

言此乃誰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我偽為

經世鈔遂殺公若知禮者以劍則可殺也則可因使如之武叔使圍公

此間不容髮之時一語猶多觀秦王若曰公若謂武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鱗

圖窮七首見倉皇即起所以得繞柱故言欲遂殺公若圍人遂侯犯以邱叛犯以不能副

走也孫鑛此胡澹菴封命故武叔仲孫圍邱討侯弗克不能秋二子

事所自出此句法於今亦已陳及齊師復圍邱武叔懿子復會齊弗克又叔孫謂

陳傅良侯犯以邱叛內叛且書圖表邱工師駟赤工師邱氏掌曰邱非惟叔孫氏之憂

見昭十二年按副廣韵佐也稱言非獨叔孫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將何

也謝文海凡據邑以對曰駟赤臣之業言臣之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謝文海凡據邑以處對曰駟赤臣之業言臣之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叛者其心必怯若唐風揚水詩卒章叔孫誓首謝駟赤駟赤謂侯犯

守而已從中惑亂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誓首受已命駟赤謂侯犯

其胸次俾其激怒乃告曰居齊魯之際言邱邑居而無事既叛魯又必

民衆或播虐士空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言邱邑居而無事既叛魯又必

則不旋踵而敗矣孫鑛此下敘節々不可矣必不可子盍求事於齊子謂侯犯何以臨

有精經世鈔著八俱不民以臨池不然將叛勢必侯犯從之侯犯從其

以他人圖犯而以犯圖犯所謂入虎齊使至齊使者至駟赤與邱人爲之宣言於邱

穴以探虎子得心而出門庭者如此中駟赤與邱人曰侯犯將以邱易于齊

謝文海將叛先以民叛懼之使其胸齊人將遷邱民齊將易衆兇懼兇懼

次亂而後有地步穆文熙謂亦始令不與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與

侯犯生事於齊繼乃詭言以惑邱人守邱而爲猶是邱也而得紆焉而得

繼又以邱易齊舍甲於門繼又司走叛人所殺猶是邱也而得紆焉而得

而呼令邱人攻侯犯走之然而絕終何必此而後齊人欲以此偏魯齊人欲得

不悟何其用間之巧乎犯誠駟子矣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且盍多舍甲於子之

孫鏞多方以設之  
曲盡情態

陳明卿公室之中  
而有叔孫氏之師

已不可矣况叔孫  
氏又為師所叛乎

至是而魯之勢如  
大厦將頽漸不可

支也

謝文海謂兇懼最  
是布散訛言足以

動衆守城者當首  
嚴防此著

同上與子地又諺  
以利

經世鈔侯犯止之  
赤料得此一著定

且何不多舍兵以備不虞以備緩急不虞度之事侯犯曰諾

其言乃多舍甲焉乃多舍兵甲於其門侯犯請易於齊侯犯請易其民

齊有司觀郕齊使有司觀郕度其虛實將至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駟赤使人徧走郕邑大呼曰齊師至矣言齊遷郕師至矣郕人

大駭郕人聞遷大震駭介侯犯之門介因也因侯

犯圍侯犯駟赤將射之駟赤偽將為侯犯射郕人○射石

侯犯止之侯犯止駟赤勿射曰謀免我言且思謀免我於禍侯犯請行侯犯請出奔許

之許人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侯犯居後

每出一門每侯犯出一門郕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及外城

止之止留侯犯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子謂侯犯帶叔孫氏之甲以出奔

有司若誅之有司若誅責其數群臣懼死群臣恐得死罪駟赤曰赤

於郕人曰叔孫氏之甲有物物識也言叔孫物識也言叔孫吾未敢

以出我未嘗敢以之出奔犯謂駟赤謂駟赤曰子止止留於此

而與之數數甲以相附駟赤止駟赤乃止而納魯人納魯圍郕之師

侯犯奔齊遂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

子地嬖濂富獵地宋景公弟公子辰之兄○濂音渠十一分其室十一分其

財物而以其五與之以其五分與濂富獵公子地有白馬四四

公嬖向魍宋景公嬖向魍音頽魍欲之向魍即司馬桓魋欲得公子地自馬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景公取公子地自馬而朱其尾與鬣鬣以與向魍○鬣力

及地怒公子地怒使其徒扶魍而棄之使其徒黨扶魍而棄

謝文海群臣懼死  
出而詰甲亦是駟

赤隄約郕民為此  
孫鏞直至此猶如

此細記

彭士望與之數步  
六通入穀中步步

翔出局外更妙令  
出犯日中

家鉞翁侯犯據郕  
而叛既而以邑奔

齊齊受侯犯以郕  
歸魯前歸汝陽今

復歸郕此聖人道  
化所感不然齊何

有於叔孫哉

王荆石唐成侯宋  
公子地並以馬賈

禍士大夫之車騎

服佩固不可故求  
侈美也

穆文靈宋公朱白  
馬尾鬣離目腫

事殊可為嘯且以  
離之思而何令人

好尚若此祿山林  
甫又何可怪也

附見公于地舊無  
大過故宋君必止

行

按母弟辰嘗謂公  
子地曰君必止子

然公不止故辰自  
謂我廷吾兄也因

忿怒以國賢人而  
出奔陳也

補注傳重言母弟  
辰見地雖辰兄而

非公母弟故不得  
以貴賤序之

稱弟申明母弟例  
後年入講經書首

取其  
馬  
將走  
公閉門而泣之  
景公閉門  
泣離哀其

目盡腫  
泣多目  
盡腫  
母弟辰曰  
辰宋景公  
同母弟也  
子分室以與

獵也  
子謂地以五分  
家財與富獵  
而獨果臝  
獨受四馬不與  
向臝是甲臝也  
亦有

頗焉  
亦有偏頗不  
平  
子為君禮  
子謂地辟君  
以為之禮  
不過出

竟  
多不過出宋之  
竟音境  
君必止子  
既無大過君  
必使人留行  
公子地出

奔陳  
地從辰言奔陳  
以禮於景公  
公弗止  
景公不  
命之止  
辰為之請  
辰為  
地請

弗聽  
景公  
不從  
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廷欺也言  
是我欺公

吾以國人出  
我以國人  
之賢者出  
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仲佗石疆  
子疆  
齊侯享之  
齊侯  
景

武叔聘于齊  
謝致  
齊侯  
齊侯享之

曰子叔孫  
呼叔孫  
而告之  
若使邠在君之側  
使若

寡人何知焉  
我何敢與  
知其事  
屬與敵邑際

故敢助君憂之  
以齊不取邠為助  
魯憂恤蓋以攻邠

非寡君之望也  
言此非魯君  
之所願望  
所以

封疆社稷是以  
以猶為也言將以為  
其封疆社稷之大事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言不敢以家臣勤  
勞齊君之執事  
夫不令之

天下之所惡也  
此天下之所同  
惡也○惡去聲

君豈以為寡君賜  
言侯犯叛臣義所當討非  
所以私為賜於魯君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三

元傳平林卷六十三

二十八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四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定經十一年

傳說彙纂自陳入

蕭辰之意在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

之者也故經又書及胡傳以不稱暨

而稱及為無首從之別失經旨矣

季本暨者以此疆彼之辭及者以此

及彼之辭奔陳稱暨入蕭以叛稱及

可見仲石疆之叛乃其所欲但以

魯定公四

梅賾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

地自陳入于蕭以叛音蕭宋邑○疆音樞傳同○夏四月○秋宋

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言叛○冬及鄭平平不

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叔還如鄭洫盟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諸曾孫○還音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以蕭叛宋秋樂大心從之樂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地以叛大為

辰主謀故以為首  
惡耳稱自因其九

也  
郝敬魯自傳公以

來七世事晉晉黨  
李孫逐昭公識者

知晉之將失魯矣  
及韓范內闕同盟

解體齊張於東鄭  
衛先往故魯有來

谷之會然猶未顯  
與晉絕也至是魯

鄭同歸四國之好  
成晉遂失諸侯不

可復收矣  
傳十一年

劉敞穀梁云辰未  
失其弟也非也公

子不去國而辰弄  
親出奔挾黨為亂

宋患大為宋寵向魍故也惡宋公寵不

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

經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無傳襄公

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郈叔孫氏之邑也費

仇墮郈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季氏之邑也叔孫州

之願也則以孔子之相魯也墮墮衛公孟彊帥師

伐曹彊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見二

秋大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

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成孟公至自圍成無傳

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二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墮成易

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

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見經註克邾邾曹

滑羅殿衛大夫滑羅為師後未出師未出不退

於列羅不退常在其御曰滑羅之殿而在列殿師而

其為無勇乎豈勇不足以制敵羅曰與其素厲素

為季氏宰仲由即將墮三都三都郈費成也強盛將

於是叔孫氏墮郈叔孫州仇季氏將墮費

季孫斯將欲墮費費音秘下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家鉉翁此及十三

年再書衛驅伐曹者著列國無盟主也  
劉鮑三家不能制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疆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  
張洽黃齊地公羊作音侯誤也  
季本黃之盟齊魯雖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忘而沮之之意已聞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坎  
胡宏孔子為魯司

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魯與叔仲季三子登武子之臺登季武子所築之臺費人攻之入季氏之宮弗克勝弗能入及公側費人之兵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命二子下伐費人句音欲須音祈費人北費人敗國人追之國人助公敗諸姑蔑敗費人于北走遂墮費遂墮費費邑將墮成成邑齊人必至于公斂處父謂孟孫處父為墮成邑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為保障以成者無是無孟氏也不能存立子偽不知子謂孟孫成邑是無孟氏也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勝不能其將不墮我將不墮就墮毀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勝不能

寇墮二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又不言二家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經十有三年甲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夏築蛇淵圍不特也○大蒐于比蒲

陰佃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殊墮於魯何有遷之期半公歛陽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定公何乃

師伐晉次垂葭夏築蛇淵圍不特也○大蒐于比蒲

荀寅士吉射代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

○衛八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

之易耳定公何乃荀寅士吉射代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

○衛八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

夜之輕於一出無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

○秋晉趙鞅入于

吾其未訪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字

○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此行也

○薛弒其君比

彭士望大作畧程明道為王安石條

實鄭氏

例司判官伊川不列于行狀手眼依

實鄭氏

去

附見仲由將墮三都邑  
郭蓋當時三都邑  
宰彊盛若公山不  
狃邱犯之屬動叛  
國故也

李笠翁公羊傳孔  
子行季孫告季  
孫而墮一邑何休  
氏述叔季宰吏數  
叛患之以告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  
命家臣數叛者以  
邑有城池家有甲  
兵故也季氏悅而  
墮之此即左氏墮  
邱費之說而家語  
以為墮三都胡氏  
因之不許所以恐  
非其實也然則何

以不墮成蓋邱費衛  
之叛孔子因其機  
而墮之成實不叛  
而處父在成左有  
功於孟氏故季氏  
私與處父比成而  
成不墮者此也然  
孔子亦豈終不能  
墮哉桓子金已權  
以聽孔子而外侮  
既却魯國治矣其  
心必有以為不利  
者故受女樂以蠱  
惑其君使不復可  
有為而孔子遂去  
之向使孔子而久  
得志於魯也奚一  
成之足墮云

彭士望聖人一出  
用兵數見後人拱

鄭氏○鄭使師伐晉使大夫以將濟河將濟河諸大

夫皆曰齊諸大夫不可不可邠意茲曰齊大夫可以可以

銳師伐河內若以銳師伐傳必數日傳車告晉亦必

平而後及絳絳不三月非九十日不能

出河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則我已卒事乃伐河

內乃伐晉河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大夫乘軒皆收

唯邠意茲乘軒以邠意茲言當特齊侯欲與衛侯乘

與之宴與衛侯而駕乘廣駕乘廣之兵載

甲焉載甲使告曰告曰晉師至矣晉師已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比猶待也言待衛君寡人請攝請以已

乃介而與之乘介甲也乃被甲驅之馳驅或告曰

無晉師言無晉乃止傳言齊侯輕所晉趙

鞅謂邠鄭午午守邠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十年趙鞅

吾舍諸晉陽晉陽趙鞅邑故父兄皆曰

不可不可衛是以為邠鄭言衛以五百家

而實諸晉陽若遷五百家絕衛之道

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

乃如之午乃欲如而歸之于晉陽然後歸衛趙

孟怒趙鞅怒其召午乃召邠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

孟怒不肯歸貢召午邠午而囚諸晉陽其謀謂午

孟怒不肯歸貢召午邠午而囚諸晉陽其謀謂午

孟怒不肯歸貢召午邠午而囚諸晉陽其謀謂午

孟怒不肯歸貢召午邠午而囚諸晉陽其謀謂午

手高談性命不皇不肯用命故因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使耶鄆午之從者說劍而入○從去聲

乃使入告說音曰吾私有討於午也言我私討午二三子

唯所欲立使耶鄆人更立其宗親遂殺午逐殺耶鄆人

趙稷涉賓以耶鄆叛被殺故叛夏六月上軍司馬

籍秦圍耶鄆討趙耶鄆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故為甥而相與睦荀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故為姻而相與睦荀

故不與圍耶鄆○與音預又如字將

作亂以解耶鄆之圍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

孟趙鞅曰先備諸備先為之可乎趙孟曰晉國有命言晉國

始禍者死為禍首者必殺無赦為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與其見攻傷害於民寧我獨死寧我任始禍之責獨以身

請以我說晉國若許可殺趙孟不可趙鞅不肯設備秋七

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二氏果作亂趙鞅奔晉

陽經書入于晉人圍之討趙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

而欲為亂於范氏欲亂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知文子即荀躒文子欲以為

卿荀躒欲以梁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魏襄

故五子謀故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

不難哉

次其欲以圖伯豈

明日盟某又明目

我從乃今日會某

諸侯欲舉方伯連

帥之事當請命於

周告於諸侯孰不

定經十三年

圍而自隨矣

家鉞晉既失伯

李廉此決非夫子

為政時

高閼魯國之圍一

而已成築鹿圍昭

築即圍定築蛇淵

圍何圍之多也

李廉此決非夫子

為政時

高閼魯國之圍一

而已成築鹿圍昭

築即圍定築蛇淵

圍何圍之多也

李廉此決非夫子

專祿以周旋矣趙襄子  
聚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  
之故與兵首禍則  
又為無君故三臣  
之奔春秋俱以叛  
書之  
傳說彙纂人臣之  
罪莫大於叛春秋  
所必誅也趙鞅專  
獨逐趙鞅  
地以叛結韓魏以  
脅其君復入於晉  
聖人書之所以譏  
晉侯之失刑而三  
卿分晉之禍實始  
於此也公穀不察  
謂趙鞅以地正國  
陸渾曰非叛君也  
孫復曰此王法所  
赦也劉敞曰其忠

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代荀寅為卿逐范吉射  
而以范臯夷代之代范吉射為卿荀躒言於晉侯荀躒乃進言於晉侯  
曰君命大臣言晉君有命於大臣始禍者死為禍首者必殺無赦載書在  
河為載書之河今三臣始禍今范中行攻趙氏俱為禍首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晉之用刑已不均平矣請皆逐之請皆逐范  
冬十一月荀躒知文韓不信韓簡魏曼多不能  
秦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奉晉定以伐范中行氏弗克勝  
子將伐公中行文子范昭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  
三折肱言人三折其肱知為良醫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  
唯伐君為不可唯伐君一事為不可之大者民弗與也衆之所共

義足恃也謬安相  
承不可以訓今並  
刪之  
鄭玉薛比之弑三  
傳不載其事不敢  
妄說  
傳十三年  
王元美午既有父  
兄在而私許諾何  
也其竟以計不能  
成而見殺豈非輕  
諾之罪哉故曰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  
宜有已怨  
魏禮歸之于晉陽  
按初何以不告趙  
孟  
穆文惠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趙鞅殺  
荀躒非其罪激

我以伐君在此矣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三家未睦  
知韓魏三家未相親睦必不相救可盡克也可伐而盡取之克之既勝君將  
誰與君欲舍我復與誰若先伐君若先伐公室是使睦也是急三家使相親睦而弗聽不從遂伐公遂伐晉國人助公國人  
從而伐之國人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經書人于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經書歸于晉絳晉都也  
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初衛公叔文子朝先時公叔發而請享靈公欲令靈公臨退既朝  
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史鮪曰史鮪音秋

成荀范之禍此其始禍者非執乎乃

范荀出奔而執以韓魏之請得復其

位則晉為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其

之朝能誰欺哉魏蔣董安于性縱

嘗佩弦以自急然安于在趙歷官盡

其職而多戰功又去毅然以死衛趙氏

真剛烈丈夫也求其有亡所謂弛緩於事者

一不可見於此知我之所見惟子耳

古人自識所短能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孫鑣豫為後地附見伐者被伐者

子必禍矣

子謂公叔文子必招禍矣

子富而君貪

子過於富而君過於貪罪

及其子乎

罪及其子之身乎

文子曰然

是其言吾不先告子

先謀

是吾罪也

此我之罪君既許我矣

今君既許臨我家矣其若之

何

其又何史鮪曰無害

言亦無所害子臣

謂文子能執臣禮可以

免

猶可以免於禍富而能臣

雖富而能盡執臣禮必免於難

必可免於禍難其亡乎

上下同之

自上及下同用此道戊也

驕

文子之子其亡乎

富而不驕者

鮮

富而不驕其人甚少吾唯子之見

亦古未

未之有也

亦古未

衛侯

以其富也

始惡於公叔戊

衛靈公始與公叔戊有惡

以其富也

於富盛

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

公叔戊又將去靈公夫人南子之黨

及文子卒

及公叔發卒

夫人愬之

夫人南子愬於靈公

曰戊將為亂

為明年戊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

己巳春衛公叔戊來奔

○衛趙陽出奔

宋陽趙厲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

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

北宮結來奔

亦公叔戊黨

○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

攜李吳郡

○吳子光卒

闔廬卒子夫差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李于鱗史魚之為地

來于謀也無亦勸

之歸邑於公散積

於眾責而能貧以撓

晉景公問政于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無益騎者之過即成也庶幾不也乎

而僅曰富而能巨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同福○周魯之

濟焉雖文子而得免於難亦已幸矣

交止此○○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子孟彊出奔

按及其子指公叔戊杜注本作其及

鄭彊蒯○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大蒐于比蒲

子恐是

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邱也故曰

胡安國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

桓之子孫微矣○比音毗○邾子來會公會無傳此

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

也○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此年無

平

云史闕范無傳故懼而城二邑也○冬杜預

魏禮按文子聞更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戊與其黨衛靈公信夫人

緇之言不思散財以自損以保子孫

及其徒黨故趙陽奔宋趙陽成戍來奔公叔戊奔魯○錄

可謂不知成也不定責也

定經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惡董安于之為謂知文子即荀曰

家錄初衛靈不君

不殺安于言不殺董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使終為趙氏趙

而正之乃成之所

氏必得晉國則趙氏富強盍以其先發難也何不先

得為而非成之所

難○難去聲討於趙氏討治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能為也今成怙富

荀躒信其言乃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言二家雖安

而驕素無國中之

使人告於趙鞅

譽乃欲以正君自

于則發之亦由安于是安于與謀亂也是安于與在

宜也春秋書二大

與音晉國有命晉國有一始禍者死為禍首者二子

夫之奔所以著衛

既伏其罪矣范中行既伏敢以告敢告請討趙孟患

亂之所從始

之趙鞅患無安于曰我死言我若死而晉國寧晉國得趙

晉趙陽公穀俱作

氏定趙氏得將焉用生尚安用有生為人誰不死誰

按趙陽公穀俱作

以歸及名者罪重

於奔者也既責其

不死位又責其無

不

誰

不

誰

不

誰



興復之志也  
許論書攜李之敗  
用見光玩兵滅身  
以爲殘民伐國之  
戒

張洽齊景公欲求  
伯誅晉之亂臣以  
正其國可也當是  
時孔子已去魯故  
會齊衛合謀救范  
中行氏三國之君  
同爲會而助不衷  
故致公以危之也  
許論齊宋魯衛崇  
獎亂逆謀動于戈  
大義公矣

傳說彙纂是時衛  
有公叔戌之難宋  
有公子辰之難齊  
景不能爲一國定

亂乃合謀以助晉  
之叛臣衛宋不能  
自治其叛臣而惟  
齊之從皆非也  
徐復天子祭社稷  
宗廟有與諸侯共  
下同  
福之禮此謂助祭  
諸侯也魯宋嘗助  
祭天王使石尚來  
歸服非禮也  
按書說服亦作履  
大始也古多以履  
飭器祭用祭肉以  
履器盛之故曰履  
七修類藁云松江  
故家得祭器於土  
中皆蠶殼也其上  
書饗餐人物之形  
猶存履器蓋蠶殼  
也

有終久  
不死者  
吾死莫矣  
我死已爲遲暮  
乃縊而死  
安于乃  
自經而

死  
趙孟尸諸市  
趙鞅乃陳安  
而告於知氏  
命於荀躒

曰主命戮罪人  
主謂荀躒命我  
討戮有罪之人  
安于既伏其罪矣  
于安

既受誅  
敢以告  
復命  
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即荀躒乃  
從趙鞅結盟

而後趙氏定  
賴以安定  
祀安于于廟  
祀安于于趙氏  
之廟報其忠也

頓子牂欲事晉  
牂頓子名  
背楚而絕陳好  
頓楚與  
國背楚

而與陳絕好  
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  
夏衛北宮

結來奔  
見經  
公叔戌之故也  
亦公叔戌  
之黨故

吳代越  
史  
陳于攜李  
記

吳闔廬聞越允  
越子句踐禦之  
句音鉤

句踐患吳之整也  
吳師嚴整  
句踐患之使死

士冉禽焉  
使敢死之士  
冉往遣吳  
不動  
吳師  
使罪人

三行  
句踐又使有罪當死者別  
屬劍於頸  
各自以劍

而辭  
而辭於  
曰二君有治  
言吳越二君  
有軍旅之治

不敏於君之行前  
以不敏連在  
不敢逃

刑  
不敢逃竄  
敢歸死  
敢自歸  
遂自剄也  
言畢皆以劍

師屬之目  
皆注目而視之  
越子因而伐之  
乘其

大敗之  
大敗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姑浮越

廬傷將指  
其足大指爲戈  
取其屨  
闔廬失屨  
還

卒於陘  
闔廬卒  
去攜李七里  
去戰所七里而

夫差使人立於庭  
夫差闔廬子嗣立乃使人  
苟出

高閔宋公不能容一翁既使為奔區而忘越差出人也必謂已立者必告已曰夫差使呼已各而忘越日夫差

王之殺而父乎而汝也言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大差則必

唯敬敬上聲不敢忘言不敢忘父仇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公元年也為哀

元年吳張洽菟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蒞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晉人圍朝歌圍范中公會齊侯衛侯于脾

上梁之間脾上梁間謀救范中行氏助范中行氏戰于絳

成鮒小王桃申率狄師以襲晉范中行之黨戰于絳

中戰于絳不克而還不勝晉士鮒奔周即析小王桃

甲入于朝歌歸范中秋齊侯宋公會于泚齊宋復會于泚

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為衛靈

公夫人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今會于泚使夫人會衛靈公為夫人召之為去聲

太子蒯聵獻孟于齊孟邑各蒯聵衛靈公太子過宋

野蒯聵自衛行野人歌之宋野之人曰既定爾婁

猪妻猪求子猪也得孟歸吾艾殺艾老也殺牡豕也

喻宋朝太子羞之太子即蒯聵謂戲陽速戲陽速

臣戲曰從我使戲陽速從我而朝少君少君即夫人南子

人朝音潮少詩少君見我夫人必出見我我顧我若乃殺

之汝乃殺夫人蓋太子與戲速曰即戲諾諾太子乃

朝夫人乃如約而夫人見太子南子出太子三顧蒯

自劉如是非以重顧戲陽速速不進戲陽速不夫人見其色南子見大

賞及其子孫必有其欲啼而走啼而走曰訖於靈蒯聵將殺余言太子

重刑及其妻怒以殺已蒯聵將殺余將殺我

傳十四年

按將作亂安于告

趙孟曰先備之是

安于發亂端

李笠翁安于之氣

壯而詞烈覽之可

作後世忠義之士

陳眉公罪人屬劍

此兵法所未之聞

必范蠡之策

魏禧使死士再禽

焉被再禽實是禽

吳人如致師者斬

戲舊注未是

經世鈔而辭曰何

元傳言林卷六十四

六十四

牽劫之

彭士望屬之目，目便敗兵機，可畏如此。

穆文熙夫差初志亦甚欲報越及其獲越王，又釋之，反為所滅，乃知愚夫易驕驕則易滿，不足以及志也。

鍾伯敬夫差亦是古今一好男子，故越王亦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勝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

經世鈔情急如此必三年乃報舉大事者可以觀矣。

公執其手以登臺

靈公執南子之手登臺以避其禍

太子奔宋

太子刺贖

乃出盡逐其黨

盡逐太子之徒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

彊太子黨自

鄭奔齊

彊又奔齊

太子告人

刺贖乃告其人

戲陽速告人

戲陽速又告其人

曰太子則禍余

言戲陽速

將嫁禍

太子無道

太子大逆不道使余殺其母使余殺其母南子

不許

將戕於余

若殺夫人

將以余說

余是故許而弗為

我是故偽許太子而不殺

以紓余死

諺曰

民保於信

吾以信義也

我欲使義可信故不必信其言

附錄冬十二月晉人

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潞晉邑

獲籍秦高彊

湯唯菴衛有內難忌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經文未嘗書以書救安可遽謂三國為是而會哉

王言籍父無後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晉

經十有五年

丙午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鼯鼠食郊

牛牛死改卜牛

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二月辛

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無傳書過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官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

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宋地不果救故書次

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定公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無傳諸侯

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

穆文與妻豬艾猴  
宋人辱衛之甚則

贖不堪猶有丈夫  
之氣也靈公執手

登臺何其甘心乎  
唐錫周太子口中

三我字確是事前  
懸莫語戲陽口中

九余字確是事後  
歸咎語

劉敞左氏叙蒯賾  
事曰蒯賾欲殺夫

人夫人啼而走大  
子出奔宋子謂蒯

賾雖不善謀安有  
此事哉且殺夫人

蒯賾獨得全乎彼  
所羞者以夫人名

惡也如殺其母為  
惡愈大及不知可

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冬城漆邾廢其邑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子貢孔子弟

邾子執玉高邾子執贊玉過高其容仰高故容仰公受玉卑魯公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二君者皆將有死亡之禍夫禮夫禮之死生

存亡之體也死生存亡皆係於禮如人之有體將左右周旋將於左

進退俯仰進退俯仰之間於是乎取之於是取其死生存亡之度朝祀

喪戎朝會祭祀喪葬軍戎於是乎觀之於是觀其死生存亡之度今正月相

朝今歲首正月二君相朝而皆不度而皆不合於法度心已亡矣心之精爽

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不得其體之正何以能久何以能久居其位

高仰執玉高驕也驕傲之發見也卑俯執玉卑替也替惰之發見也

驕近亂驕則於禍替近疾替則於疾君為主魯君實為之主

其先亡乎為此冬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吳之人楚也在四年胡

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胡子乘楚之亂盡俘楚邑之近於胡者楚既定

楚昭王既復國胡子豹又不事楚豹胡子各曰存亡有命言國之存亡自

有天命事楚何為服事楚國亦何為者多取費焉徒以多取費用而已二月

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公果先亡如子貢言

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賜子貢各以微知者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

孔子恐其易言故抑之以不幸而言中○中去聲是使賜多言者也是使子貢

自信而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老丘罕達子齋之子

劉洵蒯賾出奔春

蓋乎蓋蒯賾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片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德從故死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戊趙陽彼不耻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賾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賾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賾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秋不去其世子者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

齊侯衛侯次于濊

衛侯之罪也南子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謀救宋也鄭敗宋師○秋七

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

且壬申妣氏卒

不稱夫人

不赴

比者不辭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

且不祔也

不祔于姑也赴同祔姑夫人

葬定公

蒯賈欲弑其母不君定能為辨明以致其

雨不克襄事

襄成也雨而成事禮也

葬定公

罪乎

誠必信之道故曰禮

葬定妣

不稱小君

不稱小君

不成喪

張洽左氏所記乃南氏之譏言非當時之實錄也

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

傳說彙纂朱子論語注固引胡氏說載蒯賈欲殺母事

漆

書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四

門高第亦有取焉今並存以俟再考 增補合注諺言民有信以保身我以義為可信故不從非義之言 定經十五年汪克寬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魯之喪其甲屈亦甚矣

黃震高氏集注曰魯不當郊郊生死傷廢年可也而改上牛是違天也 戴溪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可信益倍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 冢鉞翁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胡以報召陵之怨蓋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高閔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上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許翰內卒凡十一公得正而薨惟在宣成 同上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楹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劉詢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及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啖助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書葬書夫人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妣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趙匡乃急辭也案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議臣子緩慢耳 孫復兩不克葬議不能葬也墓不為兩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 禮曾子問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葬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奠祭亦奠之類也 徐彥定公五月薨定妣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妣若其同月當定妣先葬矣

傳十五年 鍾伯敬春秋中以言諱威儀知死生禍福者衆矣不特一子貢也 郭正域替也替近疾一句尤佳 趙鵬飛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收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賢於昭公遠矣 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懼屈來歸侵地情乎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劉敞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凡夫人卒則史書之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妣氏尚為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為夫人爾 汪克寬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告於庸可以掄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                                                                                                                                                 |                                                                                                                             |                                                                                                                             |                                                                                                                             |                                                                                                                             |                                                                                                                             |                                                                                                                             |                                                                                                                             |                                                                                                                             |                                                                                                                             |
|-------------------------------------------------------------------------------------------------------------------------------------------------|-----------------------------------------------------------------------------------------------------------------------------|-----------------------------------------------------------------------------------------------------------------------------|-----------------------------------------------------------------------------------------------------------------------------|-----------------------------------------------------------------------------------------------------------------------------|-----------------------------------------------------------------------------------------------------------------------------|-----------------------------------------------------------------------------------------------------------------------------|-----------------------------------------------------------------------------------------------------------------------------|-----------------------------------------------------------------------------------------------------------------------------|-----------------------------------------------------------------------------------------------------------------------------|
| <p>下與非八節也<br/>         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p>受命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br/>         天人之德惟此<br/>         人與天交<br/>         歸德于天</p> |
|-------------------------------------------------------------------------------------------------------------------------------------------------|-----------------------------------------------------------------------------------------------------------------------------|-----------------------------------------------------------------------------------------------------------------------------|-----------------------------------------------------------------------------------------------------------------------------|-----------------------------------------------------------------------------------------------------------------------------|-----------------------------------------------------------------------------------------------------------------------------|-----------------------------------------------------------------------------------------------------------------------------|-----------------------------------------------------------------------------------------------------------------------------|-----------------------------------------------------------------------------------------------------------------------------|-----------------------------------------------------------------------------------------------------------------------------|



